博物馆学关
键概念

博物馆学关键概念

指导：安德烈·德瓦雷、方斯瓦·梅黑斯

ARMAND COLIN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CONSEIL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
CONSEJO INTERNACIONAL DE MUSEO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usée de Mariemont
www.musee.mariemont.be

And the assistance of ICOFOM

Cover photos :

© 2009 Musée du Louvre / Angèle Dequier
©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 Auckland Museum
© Ningbo Museum

© Armand Colin, 2010
ISBN : 978-2-200-25396-7

撰稿委员会

方斯瓦·梅黑斯、安德烈、德瓦雷、贝纳·德洛许、塞贺莒·休密耶、马丁·夏荷、雷蒙·蒙博提、伊夫、贝莒洪、诺爱弥·德胡给、尚·达瓦隆

协助：菲利普·杜贝、妮可·杰切—康宁、安德烈·葛布、布鲁诺·布鲁隆·索尔、张婉真、玛莉里亚·札维耶·居礼、布隆玎·德比欧勒、尚·多拉克、珍妮弗·哈里斯、弗朗西斯卡·海尔南提·海尔南提、狄安娜·里玛、贝德罗·蒙德、林·玛莲达、苏珊·纳许、蒙妮卡·里斯尼可夫·德·高尔卡斯、安妮塔·萧、葛拉西耶拉·维辛杰、安·雷茜科（这些人士积极参与了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2009年针对本主题的研讨会或者是曾校阅此份文献）

中文翻译：张婉真

序言——博物馆学百科辞典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专业标准的发展，尤其是在推动、传播和分享知识方面，不仅要顾及博物馆界各级成员，还要能影响相关方针政策制定人、博物馆业法律和社会事务管理层，最重要的还是能惠及这些知识和标准的受众和受益人。《博物馆学百科辞典》的出版计划始于1993年，由安德烈·德瓦莱(André Desvallées)指导，2005年起弗朗索瓦·梅莱斯(François Mairesse)也加入了撰写。本书体现了国际博协下属博物馆学国际专业委员会(ICOFOM)多年钻研、辩论、分析、修改和研讨的重要成果，主要致力于提高我们对博物馆相关理论和实践、以及对其日常工作的理解。

近二十年来，博物馆的作用、发展和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博物馆更多地以参观者为导向，一些大型博物馆在它们的日常运营方面更多地转向企业管理模式。因此，博物馆职业和环境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演变。在例如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博物馆数量空前地增加，但是在微观层面，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博物馆事业也有着同样非常重大的发展。这些令人惊喜的变化扩大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博物馆在工作职责和培训课程方面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参考工具就变得尤为重要。国际博物馆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前联合出版的《博物馆经营使用指南》为博物馆工作者提供了关于当前博物馆实践的基本信息，而这本百科辞典应该被视为它的姐妹篇，因为它提供了关于博物馆理论方面与之互补的观点。

繁琐的日常工作常常让博物馆工作人员无法停下来好好思考博物馆最基本的哲学原理，而我们也越来越需要各个阶层的工作人员来迎接挑战，让那些质疑博物馆对社会及其公民的作用的人得到解答。这

本百科辞典集合了ICOFOM的重要研究成果，为我们日常工作所需的规范提供了令人信服且有层次的解析和提炼。虽然出于对语言一致性的考量，这本博物馆学百科辞典主要体现的是法语国家的专业人员对博物馆学的见解，但里面的专业术语都是被多种不同文化的博物馆学者们理解且/或使用的。这本辞典的条目不见得齐全，但贵在综合了博物馆学几十年来的进步，从认识论和词源学方面展开严谨及系统化的调研，提供了对博物馆学当下发展的基本概念的深入阐述。前人繁复的论著与当下争论的焦点都促成了博物馆专业的发展与壮大，使本书能以实用主义的手法、生动地一一道来。ICOFOM、本书编辑和作者们以其出色的识别力与洞察力、将严谨与平衡的态度运用在写作中，试图“定义”和解释博物馆及其业务。

作为百科辞典完整版的预览，这本册子旨在让尽可能广泛的公众能了解各个专业名词的起源和演变，不受其时代背景的束缚。国际博物馆协会本着包容多样性和促进兼容并蓄的精神，期望这本辞典能和《博物馆道德规范准则》一样，激起围绕其更新和修订的广泛讨论和合作，而不是被束之高阁。国际博协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大会是这本博物馆学工具书首次亮相最合适的地方。通过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大会为推出这一指导几代博物馆工作者的参考工具提供了绝好的舞台。

亚历桑德拉·库敏斯
(Alissandra Cummins)
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

序

自从1977年创会以来，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延续着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思想主流，认为其主要宗旨在于将博物馆学转变为一门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学门，透过研究、学习与推广博物馆学的主要思潮，促进博物馆以及博物馆专业的发展。

也因此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组成了一个跨领域的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专注于博物馆相关词汇的批判分析，并将焦点集中于此学科的根本概念的反省。在将近二十年内，此一「辞典小组」完成了卓越的研究整合成果。

我们确信若将此一博物馆词汇的名单提供与大众将可作为名符其实的参考资料，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在2010年十一月于上海举行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之际，将此份出版物介绍与大众。为此目的，我们这本手册中，呈现二十一条文章，如同做为即将出版的《博物馆学百科辞典》(DEM)的「预告」。

我希望在此强调目前这份出版物，是一项更为庞大的作品的导引阶段。它并不要求做到全面，但应能使读者区别在每一个词语下不同的概念、发现新的隐含意义以及其与博物馆领域整体的关连性。

维诺·索夫卡博士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起初几年，努力将本国际委员会转型为一个有能力反省其自身基础，并思考辩论博物馆学理论的论坛。也因此，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会员长期的、延续至今天的智识产物透过其年度的出版品：《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研究系列》(ISS)被保存下来。三十多年来，它丰富了博物馆学

的理论材料。其所产生的国际文献极为独一无二，并构成三十多年来全世界博物馆学思想演变的忠实反映。

这份手册的阅读将指出以一种多元及整合性的但却是深根于每一个词语的观念上之丰富性的眼光，更新思考博物馆学理论方式的必要性。这份手册所呈现的词汇构成一个由一群专家团体进行的长期工作的明确范例，他们知道如何理解并发挥语言此一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结构，而博物馆学专门词汇的观念跨度得以使我们理解博物馆的理论与运用是如何地无法区分地密接着。每一位作者企图摆脱既定成果，引入他们的观察，以使每一个词语具有特有的吸引力。这并非是破坏后重建，而是自结合其他更为精准的概念并追求新的文化意义出发，以能够丰富博物馆学如此广博的学科的理论基础，并得以确认全世界博物馆以及其专业人员的角色

我感到非常荣耀也非常高兴能以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的身分，藉由此份手册参与这项由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中来自不同国家与领域的专家聚集在共同理想下所完成的、即将成为浩瀚博物馆文献中标竿性的工作之推动

- 我希望能将我最为诚挚的谢意传达给所有为这两份根本性著作的完成尽其最丰富贡献的人，包括：
- 国际博物馆协会，我们的上级机关，由于总督导朱利安·翁弗杭先生的敏感度得以理解这项已经长久进行的计划之重要性，也是因为他的参与，这项计划使得以完成；
- 安德烈·德瓦雷，这项已经具有无庸置疑且名至实归的重要性的计划之作者、推动者及长期进行者；
- 方斯瓦·梅黑斯，他在非常年轻时便开始他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的活动，他以其学术研究与工作的才能同时成功地协调了「辞典小组」的活动并与安德烈·德瓦雷共同准备今天这份手册以及《博物馆学百科辞典》的出版；
- 所有不同文章的作者，他们以其各自不同的领域皆是国际间知名的博物馆学专家；

- 最后是三位翻译者，他们的工作亦是学术性的，因为要将这些专门词语从法文翻译为英文、西班牙文、或中文并非总是如此简单

最后谨向以各自的方式贡献力量，使得一个梦想逐步具体化为现实的所有人，致上我们最高度的谢意

奈莉·德卡罗里斯
主席
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

导言

方斯瓦·梅黑斯、安德烈·德瓦雷

何为博物馆？如何定义收藏？何为制度？「遗产」一词包含什么？根据其知识与经验，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可避免地追求着这些与他们活动息息相关的问题之解答。还有必要再回头检视这些问题吗？我们认为是的。博物馆的工作在于实务与理论之间的往返辩证，而理论经常在数以千计的日常劳务中被牺牲。尽管如此，反省不仅是令人振奋的练习也是博物馆与其人员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际级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以及国家级或地区级的博物馆协会的目的，都在于藉由专业人士之间的会晤，发展标准、改进博物馆界提供社会服务以及想法的质量。超过三十个国际委员会在各自的领域上如此地努力，无数杰出的出版物见证了每一次集体的思考。但是应如何连结这么多对于维护、新科技、教育、历史住居、经营或职业等等的丰富思考？应如何组织博物馆界或更为一般性地，应如何组织所谓的博物馆领域？国际博物馆协会下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自从1977年创会以来，正是锁定这类的问题，特别是透过其出版品（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研究系列）试图爬网并综合各方在博物馆学上分歧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下，1993年由当时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马丁·夏荷发起一项《博物馆学基本概念》文集的编撰计划，并由安德烈·德瓦雷担任召集人。八年之后诺玛·胡丝可尼（遗憾的是她已于2007年过世）与方斯瓦·梅黑斯加入此项计划。多年下来形成的一项共识，便是尝试以二十个左右的词汇，呈现博物馆领域如此多元的全貌。此项思考的工作在近年加快速度。几篇前期作业的文章被发表（于国际博物

馆学委员会研究系列以及之后改名为《文化与博物馆》的《观众与博物馆》学刊）。在此我们所提供的正是这些词汇的摘要，并以一种将每一词汇不同层面浓缩的方式呈现。事实上，这些词汇将被更为仔细的探讨，每一词汇将发展成十余页至三十页左右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份约包含四百个词汇的辞典，将一起包括在一项仍在进行中的「博物馆学百科辞典」出版计划内。

这项工作建立于对于博物馆的国际性视野，并受到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无数意见交流的孕育。基于言语一致性的理由，作者群来自所有法语系的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法国、瑞士。

他们是伊夫、贝莒洪、塞贺莒·休密耶、尚·达瓦隆、贝纳·德洛许、安德烈、德瓦雷、诺爱弥·德胡给、方斯瓦·梅黑斯、雷蒙·蒙博提与马丁·夏荷。此项工作的初版曾在2009年于列日与马利蒙所举办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第32届年度研讨会上发表并经过长时的辩论。其中两点值得快速地在此讨论：撰稿委员会的组合与二十一个词汇的选择。

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家庭内的博物馆法语圈

为何如此决定此一只由法语系作者组成的撰稿委员会？有许多不只是为了方便的理由可说明这项选择。我们知道当一种共通语言（不论是否为学术性）无法为每位参与者所共享，国际性且完美和谐的集体工作的想法只是乌托邦。国际博物馆协会非常了解这种情况，冒着巴别塔的风险，正式地以一种语言－英文－为优先的世界语言。必然地，这样选择一个特定的共同语言是以某些能完美掌握它的人士之利益而进行，经常不利于对于莎士比亚的语言较不熟悉的多数，后者被迫只能将他们的思想以一种滑稽的方式表达。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三种语言皆是如此，那么，应选择哪一种？最初在安德烈·德瓦雷（他曾长期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一任主席乔治·亨利·里维耶工作）召集下的参与者很快地选择了法文，但其他的论点也支持这样的选择。如果说他们绝非毫无受到批评，大部分的撰写者阅读，如果不是三种，至少也有两种国际博物馆协会的语言。我们知道英美语系作者在博物馆领域所做出的丰富贡献，我们也必须指出绝大部分的作者－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子，如巴崔克·伯伦或彼德·戴维斯等指标性人物之外－并不阅读法文与西班牙文。我们希望选择法文也能对于外国著作有足够

充分的认识，就算不是所有博物馆界的所有文献，也能够包容其中一般较少被探讨但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内部却极为重要的面向。尽管如此，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研究的局限也期待此项工作能给予其他的团队透过他们自身的语言（譬如德文或意大利文）呈现对于博物馆领域不同视野的想法。

此外，有一些结果与决定一个语言所导致的思想结构有关—如同在比较国际博物馆协会1974年与2007年的博物馆定义所显示的，前者是以法文思考而后者是以英文思考。我们意识到如果这一本着作首先以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写作的话，不管在词汇选择的结构层面或是在一些理论的取舍上，都不会相同！令人并不意外的是大部分有关博物馆的实务指南都是以英文书写（如巴崔克·伯伦指导下的优秀手册《如何经营一个博物馆—实务手册》[1]所见证的），但这一类著作却少见于法国或偏好评论与思考的东欧国家。

在博物馆著作方面，如果区分实务的一部分绝对是英美的，而理论的一部分则是趋近拉丁思想的话，就太过于可笑了：在博物馆领域的英美思想家所著的评论数量完全不符合这类看待事情的方式。然而，一定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而差异永远是充满丰富思想的，也值得我们去认识与重视。我们有试图说明这一点。

最后，藉由法文的选择，我们必须向长期支持理论化基本工作的法国最早的两位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乔治·亨利·里维耶及雨克·德瓦令致敬。没有他们，一大部分在欧陆、在美国与在非洲的的博物馆工作都无法被理解。一个对于博物馆界的根本反省无法抛开其历史，一如它不仅必须记住其深植于启蒙世纪以及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度化）转变的源起，也必须记住自1960年代起，当世界仍被区隔成对立的区块时，在柏林围墙另一边所发展的根本理论工作。如果说政治经济的布局自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受到根本上的动荡，博物馆界更应铭记不要忘记其历史—因为它是最好的文化传递的工具！然而，一个短视的记忆是有危机的，因为它对于机构的概念只限于如何经营与如何吸引观众...。

1. Boylan P. (coord.), Comment gérer un musée : manuel pratique, Paris, ICOM/Unesco, 2006.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78/147854f.pdf (consultation : avril 2010)..

一个恒定发展的结构

我们要指出，作者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完成一本博物馆界「终极版」的论文，或一个充满理想但与现实隔离的理论系统。我们选择列举二十一个词汇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格式以试图在对于博物馆界的持续性思考过程中设置标志。读者将不意外地在此发现一些日常使用的词汇：如博物馆、收藏、遗产、观众等，我们希望在里面可以发掘这些词汇一些比较不为人熟悉的意义或思考。读者也可能惊讶于没有在里面找到一些词汇，譬如「维护」一词，因为它被包括在「保存」的文章内。不过就此词汇，我们并没有选择可能被我们的维护委员会(ICOM-CC)的同事们讨论的所有发展，而他们所做的远超过我们在此领域的企图。一些其他更为理论的词汇，会对实务者显得深奥难解：如博物馆域、博物馆化、博物馆学等。我们的目标可以说是在呈现对于博物馆界可观察到的事物尽可能开放的视野，之中也包括比较不为人熟悉、但极有可能未来对博物馆的发展产生可观影响的经验－尤其是虚拟博物馆与网络博物馆的概念。

让我们从这项工作的限制开始说明：我们所做的是提供一个有关广义的博物馆界－超越传统博物馆－的理论与批判思考。我们当然可以从博物馆开始，尝试去定义它。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里，我们说博物馆是为了社会以及其发展的制度。而这两个根本的词汇意味什么？特别是（定义并未给予这个问题立即的回答），为什么有博物馆？我们知道博物馆界与遗产的概念有关，但它还是更为广大的。如何谈论如此一个更为广大的范畴？藉由博物馆域（或博物馆领域）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论的概念来处理，就像政治域是政治思考的领域等一样。与博物馆域有关的批评与理论的质问正是博物馆学，而其实务的层面称之为博物馆实务。为了每一个词汇，经常不只是一个定义，而是随着时间有许多定义的浮动发展。在此我们要提出的正是这些词汇的不同层面。

不论透过其物质性的功能实践或是作为其工作依据的主要元素的方面，博物馆随着时间有了大幅度地改变。具体而言，博物馆主要工作在于构成收藏的物。人的因素也自然是为了理解博物馆功能非常根本的，不论是指在博物馆内工作的人员－其职业以及与伦理的关系－或是指博物馆的对象观众或公众。博物馆有哪些功能？博物馆操作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博物馆化或者可视化过程的活动。更一般而言，我们所谈博物馆的功能可以随着时间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加以

描述。我们所依据的是最为知名的模式之一，是在1980年代末期于阿姆斯特丹的瑞华德学院所发展的三种功能：保存（其中包括搜藏、维护、与藏品管理）、研究与沟通。沟通本身则包括教育以及展览，两个无疑是博物馆最为明显可见的功能。在这点上，我们认为教育功能在最近几年有着充分的发展，因而我们又再增添中介一词。对于我们而言近年最大的差别在于经营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而我们也认为，透过其特殊性，应将其视为一种博物馆功能。同样地，博物馆的建筑可能将日益重要，并有时会颠覆博物馆其他功能之间的平衡。

如何定义博物馆？藉由概念模式（博物馆、遗产、制度、社会、伦理、博物馆域）、藉由理论与实务的思考（博物馆学、博物馆实务）、藉由运作方式（物、收藏、博物馆化）、藉由不同的角色（职业、观众）或藉由其延伸出的功能（保存、研究、沟通、教育、展览、中介、经营、建筑）？这么多可能的观点可用于试图更加理解正在全面发展且其最新演变也无法令人不加以注意的现象。

1980年代初期，博物馆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风潮：一个长期被视为菁英色彩浓厚且沉默低调的地点，现在要走向世俗，炫耀其对于奇观式建筑、浮华且大众化的大型展览以及一心要占领的某种消费模式的品味。博物馆的大众性无法否认，其数量在短短一世代间增加至少一倍且在可见的政经局势改变的未来，新的建设案—从上海到阿布扎比—在在令人惊奇。事实上，一个世代过去后，博物馆领域将继续转变：即使观光客似乎有时取代观众成为博物馆市场的「靶心」，我们仍然可以自问博物馆的远景在哪里？我们所认识的博物馆还有其未来吗？博物馆所凝结的物质文明难道不是正在面临激烈的变化吗？我们在此不自以为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关心博物馆未来的人，或更实际的，关心博物馆机构未来的人，能够在这些页面里找到可以丰富其思考的一些元素。

A

建筑

建筑：阴形名词—同义词：[英文] *architecture*; [西班牙文] *arquitectura*; [德文] *Architektur*; [意大利文] *architettura*; [葡萄牙文] *arquitectura* （[巴西文]: *arquitetura*）; [日文]建築

定义：（博物馆）建筑定义为设计、规划或兴建一个用以容纳一间博物馆的特殊功能的空间之艺术（/技术），这些功能特别指展览、预防性或积极性维护、研究、管理与接待。

自现代博物馆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诞生以来，我们除了重新利用本身便是遗产的老建筑外，也开始发展一种特殊的建筑。这种建筑与保存、研究、沟通收藏品的条件息息相关，特别是透过短期或常态性的展览，如同那些最早期以及最当代的建筑作品所见证的一般。建筑语汇本身制约着博物馆的观念发展。因此，庙堂圆形穹顶以及带有列柱与柱廊正面的形式与长廊*(galerie)*同时成为艺术类博物馆最主要的典范；也因而延伸出意大利文、德文或英文中的「画廊」一词（分别为*galleria, Galerie, gallery*）。

尽管博物馆建筑的形式总是以藏品维护为主轴，它也随着新功能之发展而不断演变。因此，在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如给予展品更理想的照明*(Soufflot, Brébion, 1778 ; J.-B. Le Brun, 1787)*、将展品在整体空间内进行更理想的配置*(Mechel, 1778-84)*以及规划更佳的展示空间*(Leo von Klenze, 1816-30)*—之后，人们在十九世纪末意识到缩减常态性展览之必要。为此，人们增辟了库房。有的是牺牲展览室，有的在地下室规划出空间，有的则是兴建新建筑。此外，人们尽可能中性化展品的环境—为此不惜牺牲部分或全部的原有旧日装潢。电气化因为可使人们重新思考照明的方式，更有利于这些改良。

二十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些特别导致建筑上的调整的新功能：短期展览的增多可促使藏品在常态性展览与库房之间出现不同的空间分配；接待设施的发展，尤其是专门为接待目的设置的宽大空间；图书馆的创设或发展以及为了贩卖衍生产品的商店之创设。但是，同时间，重新整合再分散权力以及部分功能的委外也已促使某些专门独立部门的建筑体之兴建或规划：首先是修复工作室以及可以专门服务多间博物馆的实验室；其次如设置建于展览空间之外的库房。

建筑师的角色在于勾勒一栋建筑的蓝图并指导其兴建；更广泛地说，他也是一位规划有关收藏品、人员、观众的空间与光线的人。从此一视野观之，建筑牵涉博物馆内所有与空间与光线有关的元素。这些面向表面上虽较为次要，但其成败却对意义的表达极具关键性（年代次序的安排、对所有人的清晰度、中性背景等）。

因此，博物馆的建筑是根据由机构之研究主管与行政主管确立的建筑计划所构思与兴建完成的。但也会出现有关计划的定义与建筑师的介入底限并未如此被遵从的情况。做为一间博物馆兴建与规划的艺术与技术，建筑可被视为一种包含所有博物馆设施的整体性作品。最后这一观点虽然不时为一些建筑师所主张，但如果建筑没有将展览规划本身的思考含括在内，并不容易做到，而这也是一般常见的情况。

有时，交付与建筑师的规划案包括内部整修。所以如果没有区分一般性的整修与展览规划，便有时会有赋予建筑师自由诉诸其创意却牺牲了博物馆的可能。一些建筑师专事展览的制作而成为场景设计者或「展示设计者」。少有建筑师自称展览设计者，除非其事务所不排斥此类的专业能力。

当前博物馆建筑的问题焦点在于建筑师的利益（他认为他会因此类建筑的国际能见度而受到注目）与有关收藏品保存与展示的利益之间的合理冲突；最后还要考虑不同观众的舒适。建筑师奥古斯特·贝赫*(Auguste Perret)*已经强调过此一问题，他表示：「用以漂浮的船只难道不应以不同于火车的方式去思考吗？博物馆建筑的特性使得建筑师必须以其功能创造其内部结构。」*(Perret, 1931)*若一览当前的博物馆建筑作品可看出，虽然大部分的建筑师充分考虑了规画上的要求，但仍有许多建筑师偏好将建筑视为美丽的作品而非实用的工具。

衍生词：室内建筑师、建筑计划

相关词：装潢、照明、展示设计、博物馆实务、场景设计、展览规划

C

收藏

收藏：阴形名词—同义词：[英文] *collection*；[西班牙文] *colleción*；[德文] *Sammlung, Kollektion*；[意大利文] *collezione, raccolta*；[葡萄牙文] *colecção* ([巴西文] : *coleção*)；[日文]収藏品

定义：一般而言，收藏可定义为一个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物的全部，其内容涵括个人或机构所费心收集、分类、挑选并为了其代表的价值而将其保存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且经常是为了与一群规模大小不一的观众沟通的作品、人工物、标本或活体生物、书籍、文献档案或见证物。收藏可以是公共的或私人的。

为了建构一个真正的收藏，这些物的聚集必须是一个一致且有意义的整体。重要的是不应混淆「收藏」与「物品财产」(fonds)。后者指的是具备各种「自然形成、且为一个自然人或一个家族透过其活动与其功能所创造、分类并使用」特性的数据的集合(Bureau Canadien des archivistes, 1990)。「物品财产」与收藏不同的地方在它缺乏建构一致整体的选择与意图。

不论其为物质或非物质，收藏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核心。「博物馆的使命在于搜藏、保存并强调其收藏的重要性，以对于维护自然、文化与科学遗产做出贡献。」(Code de déontologie de l'ICOM, 2006)尽管没有明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于博物馆的定义也符合此一原则，也证实了路易·黑欧(Louis Réau)早已提出的意见：「我们了解博物馆是为了收藏而存在。我们必须从里到外，依照内容物的需求打造并兴建其容器。」(Réau, 1908)这样的观念并不一定符合某些不拥有收藏或是收藏并不位于其学术研究活动核心的博物馆的做法。收藏的观念也属于那些最容易在博物馆界传递的观念，尽管如同下文所将提到的，人们向来偏好「博物馆物」的概念。然而我们可以列举三种收藏概念的词义。在此收藏概念主要随着两个因素而改变：收藏的制度特性以及载体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

一、人们将「收藏」一词当做一种普遍用语，并经常用以区分博物馆的收藏与其他种类的收藏。一般而言，博物馆的收藏或各种收藏被视为博物馆制度下所有活动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可以将收藏定义为：「博物馆收藏的对象，它们因富有代表性或参考性的价值或者因为具有审美意义或教育意义的重要性而被搜藏与保存。」(Burcaw, 1997)因此我们可

以将博物馆现象引申为私人收藏的制度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博物馆的研究员或从业人员并不自认为收藏家。但我们仍应承认研究员总是与收藏家维持密切关系。博物馆本应进行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强调的搜藏政策—有时也称为收藏政策—，亦即博物馆挑选、购买、收藏、接受（捐赠）。「收藏」此一动词因为与私人收藏的行为及其相关衍生词汇过于紧密而被避免使用(Baudrillard, 1968)—亦即收藏癖，蓄藏等收藏方面的负面概念。从此一角度观之，收藏同时被认为是以搜藏及研究为目的、以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证物为对象的学术计划之结果与来源。最后这点标准并不足以区分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因为后者也可以从纯然学术的目的加以收集；同样地有时博物馆也会在没有太多学术性的目的下搜购私人收藏。因此是博物馆的制度特性在规范此一名词。根据尚˙达瓦隆(Jean Davallon)，在博物馆内「物永远是系统与类型的元素」（1992）。然而，在有关收藏的系统里，除了博物馆典藏最基本的书面列册之外，还有一个不可谓不重要的要务是采用一种不但可以描述也可以很快在上千甚至甚上百万件的物中找寻其他「单品」(item)的分类系统（譬如生物分类学是用以分类活体生物的科学）。现代在分类上的运用大幅度地受到信息科学的影响，但是收藏品的记录仍然是一种需要特殊严格知识的活动，这种活动建立在一种描述各种物种之间关联性的词汇建构之上。

二、收藏的定义也可以被置于一个较普遍性的角度去看待。此一角度包含私人收藏与博物馆收藏，但以其物质性假设为基础。收藏的物质性假设如同国际博物馆协会一直到最近仍然认定的，它的物质性是由存放它的地点所规范的。因此，克利斯多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将收藏定义为「所有自然物或人工物的集合，它短暂性地或长期地被存放于经济活动范围之外，在特定的封闭性地点受到一定特别的保护，并且为人所观看。」(Pomian, 1987)波米安因此由其象征性价值定义收藏，因为对象失去其原本的用途或交换价值而成为意义承载体或象征物(sémiophore)（见「物」一词说明）。

三、博物馆近来的演变—特别是对于非物质遗产的注意—强调了更广义的收藏特性，也提出新的挑战。非物质的收藏品（专有技术、民族学的仪式或故事、还有当代艺术方面的表演、短暂的姿势或装置）促使了新的收藏机制的制定。对象唯一的物质性有时成为次要而收藏过程的记录－不管在民族学或考古学都存在已久－的性质改变，成为决定性的讯息，且必须伴随着学术研究以及与观众沟通的机制。博物馆的收藏不再是绝对的，尤其当它可以由它所携带的讯息或是人们可以从它身上获得的成果加以定义时。这样的演变为收藏带来更广泛的涵义，譬如可以定义为一批彼此保有其个别性但又是以一种特定的逻辑有意地被聚集的对象。最后这个最为开放的定义，可以包括那些怪癖人士所收集的牙签，也可以包括传统博物馆的收藏，甚至一批证物、一批纪念品或科学实验。

衍生词：采集、收藏（动词）、收藏家、收藏癖、收藏行为

相关词：搜藏、研究、保存、编成目录、纪录、学术研究、维护、修复、展览、藏品管理、彰显藏品价值、让与（脱手馆藏）、归还

沟通

沟通：阴形名词—同义词：[英文] *communication*; [西班牙文]*communicación*; [德文] *Kommunikation*; [意大利文] *communicazione*; [葡萄牙文] *communicação*; [日文] デンタ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定义：沟通(C)意指藉由一定的管道将讯息自一或多位发信者(E)处运载至一或多位接收者(R)处（ECR模式，Lasswell, 1948)。其概念是如此一般以致于它并不局限于语意学特性的人为讯息载体过程，而也可见诸于机器、动物界或社会生活(Wiener, 1948)。在博物馆内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交互(E ↔C ↔R)与否(E → C → R)的现象，此一词语有两个不同程度的惯用意涵。前者称之为互动的沟通，后者则是单向且随时间扩散的。当沟通是单向且不仅是在空间亦随时间运作时，它称之为传送(transmission) (Debray, 2000)。

在博物馆的环境里，沟通同时是研究收藏品所获得的结果之呈现（目录、文章、研讨会、展览），也是构成收藏的物的配置处理（常态展以及与此有关的信息）。这样的概念使得展览成为研究过程的一部分，也同时成为更广义的沟通系统的元素，譬如研究出版亦为其中的成分。阿姆斯特丹的瑞华德学院(Reinwardt Academie)所提倡的PRC系统（保存—研究—沟通）便是基于此一逻辑。此一系统在沟通过程中包括博物馆展览、出版、教育等的功能。

一、将沟通一词运用于博物馆并非理所当然，尽管国际博物馆协会在2007年对于博物馆的定义中，确认博物馆「研究人类与其环境的物质证据并加以搜藏、保存、沟通、并且展示。」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博物馆主要的功能在于保存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丰富性，并且在必要时加以展示，而并未刻意有沟通的企图，也就是说并没有要将讯息或数据传递与特定观众的想法。如果1980年代人们开始自问博物馆是否真为一个媒体(Davallon, 1992; Rasse, 1999)，正是因为博物馆的沟通功能并非对所有人都是理所当然。一方面，博物馆讯息的概念出现的极晚，尤其是人们长期以来强调特展的教育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于接收者不了解，直至最近才有参观频率研究以及观众调查。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所强调的概念中，博物馆沟通意味与不同的观众分享博物馆的藏品以及针对藏品所进行的研究结果的信息。

二、我们可指出博物馆内进行的沟通特性：（一）它经常是单向的，也就是说缺乏做为接收者的观众的回馈，因此我们有理由强调其过度的被动性(McLuhan et Parker, 1969)，然而此点并不表示观众没有任何参与，不论是否以互动的方式，观众仍在沟通的模式内(Hooper-Greenhil, 1995)；（二）本质上它不是言语的并且与阅读文章的性质不同(Davallon, 1992)。它以展示对象的方式处理：「做为沟通的系统，博物馆依靠对象与可观察的现象的非言语的语言。它首先且终究是一种视觉的语言，也可转变为听觉或触觉的语言。其沟通力量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在伦理层面，其使用应做为博物馆专业人员的优先要务。」(Cameron, 1968)

三、一般而言，沟通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逐渐成为博物馆运作的主要动力。在此意义之上，博物馆以特殊的方式进行沟通（以一种专属于它的方式），但也同时使用各种其他的传

播技术，即便如此做可能会损及它原本的特殊性。数量众多的博物馆－那些最重要的－设有观众部门或是「公共活动处」，以发展与观众沟通或是得以接触更多不同类型观众的活动，不论这些活动是传统的或创新的（活动、会面、出版、馆外活动等）。在如此的环境下，许多博物馆透过网络实践的大量投资非常显著地完备了博物馆的沟通逻辑。如此产出许多网络展览（一种博物馆得以展现其真正专业的领域）、在线目录、复杂程度不一的论坛或讨论区以及许多渗入社会网络的活动(YouTube, Twitter, Facebook等)。

四、博物馆进行沟通模式相关的争论突显出有关讯息传送的问题。博物馆沟通长期缺乏的互动性引发博物馆自问如何使观众更加主动地参与(McLuhan, Parker, 1969-2008)。我们的确可以去除说明牌，甚至不要叙事线以便观众得以建构自己的参观路线，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沟通变为互动。少数一些发展一定程度的互动性的机构（如发现宫、探索馆或巴黎拉维特科学与工业城）倾向自比为游乐园，增加娱乐性的单元。然而博物馆真正的工作似乎是一种随时间发展的单向沟通，以使每个人可以藉助各自的文化背景发展自我学习与社会化。

相关词：文化活动、展览、教育、传布、中介、媒体、公众化、传送

E

教育

教育（拉丁文：*educatio, educere*意指引导超越某个状态）：阴形名词—同义词：[英文] *education*；[西班牙文] *educación*；[德文] *Erziehung, Museumspädagogik*；[意大利文] *istruzione*；[葡萄牙文] *educação* ；[日文]教育

定义：一般而言，教育意指透过适当方法的实施，确保一个人以及其才能的培养与发展。博物馆教育可以定义为促进观众发展的价值、观念、知识与实践的总合。做为培育的工作，教育有赖教学以及新知识的发展、蓬勃与学习。

一、「教育」的概念应随其他的词语而定义。首先是「教导」(instruction)。「教导」意指「与心灵有关并且可延伸至我们所获知并赖以成为有能力及有学问的人的知识。」(Toraille, 1985)教育同时与心智与心灵有关，并且可延伸至一种为了发展学习与增长人格不断获致知识且更新所学的关系。这是一种发展整体道德、物理、智识、科学的知识与价值的行动...。「知识」、「本领」、「存在」与「做人」构成教育领域的四大面向。教育一词来自拉丁文的educere，意指引导超越童稚。此点预设了一个在传递过程中有所陪伴的层面。它与「唤起」(éveil)的概念有关，因为它旨在激发好奇心，引领提问并发展思考能力。教育，尤其是非正式的教育，以发展感官与自我意识为目标。它是一种「发展」，强调的是激荡与转化，而非制约或灌输，后两者反而是它所反对的。因此心灵的培育经由传递有用知识与教育而完成，此种教育使得知识得以被转化并会被个人在内化过程中活用。

二、当教育放置于博物馆的特殊环境时，与为了个人的充分发展与发挥，特别是整合其知识、发展其新的感受力以及实现其新的经验而活用来自博物馆的知识息息相关。「博物馆教学是为了发展、实施以及评量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理论与方法学框架，其主要目的在于使观众学习知识（学识、能力与态度）。」(Allard et Boucher, 1998)学习(l'apprentissage)可定义为「一个主体认知、互动与整合一个客体以的行动」，此一行动将导致「获得知识或发展能力与态度。」(Allard et Boucher, 1998)学习的关联性与观众本身整合所学对象的方式有关。做为教育或智识发展的科学，「教学」(la pédagogie)更经常用于孩童，而「教导」(didactique)的观念被视为传递知识的理论，或是向一个不论其年纪的个人呈现一项知识的方式。「教育」(l'éducation)则更为广义且以个人的自主性为主。

我们可以援引其他相关的概念以修正、丰富这些看法。「活泼化」(animation)(以及「文化活动」(action culturelle)的观念，或者是如中介(médiation)的观念皆经常被引

用以说明博物馆向观众「传递」所做的努力与工作。教学者说「我教你」而中介者说「我使你知道」(Caillet et Lehalle, 1995)（见「中介」一词说明）。此一区分希望能反映教学行动与诉诸一个个人的感受力的做法之不同，后者有赖个人主动习得人家所提供的内容。前者意味一种限制与义务而博物馆环境预设自由的立场(Schouten, 1987)。在德国，人们比较喜欢使用「教学」（德文为Pädagogik）而当在博物馆内用「教学」时，则说Museumspädagogik。这个词汇可用于博物馆内所提供的所有活动，而不论观众的年纪、所受教育以及社会来历。

相关词：博物馆教育、持续教育、非正式教育、终身教育、大众教育、教育学、教育设施

衍生词：学习、抚养、教学、启发、培养、教导、教学、成人教育、传送、教导、文化活动、活泼化、媒介、发展

伦理

伦理: 阴形名词—（来自希腊文*èthos*，意指习惯、特性）同义词：[英文] ethics; [西班牙文] *etica*; [德文] *Ethik*; [意大利文] *ethica*; [葡萄牙文] *ética*; [日文]倫理

定义：一般而言，伦理是一种探讨决定可以引领人们在公私领域的行为价值的哲学教诲。人们经常以为伦理等同于道德，但这两者绝非同义词，因为一个价值的选择不能以任何命令加以强迫而是出自相关主体的自由意志。对可作用于博物馆的结果而言，这样的区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博物馆是一种制度，亦即一种有既定传统且可检视修正的现象。

在博物馆内，伦理可以定义为一个讨论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决定博物馆工作赖以推展的基本价值与原则。伦理孕育了如国际博物馆协会所制定的，博物馆道德准则的原则撰写。

一、伦理旨在指引博物馆行为。从世界的道德观点，现实服膺于决定每个人所处位置的秩序。此一秩序构成一种任一个体皆透过完成其功能才能致力达成的完美，也就是所谓的美德（柏拉图，西塞罗等）。相对地，世界的伦理观点有赖参酌混乱、失序、任意而且缺乏稳定标竿的世界。面对普遍的无秩序，每个人都是自我最适合的裁判（尼采、德勒兹），只有自我才能决定对自我何为好坏。在这两个极端对立的立场之间存在着道德的秩序与伦理的混乱。我们可以构想一条中庸之道，因为人类可以以其自由意志赞同所有的共同价值（如尊重人们的原则）。这便是一个伦理的观点并且－整体而言－也是它起着决定现代民主价值的作用。此一根本的区别在今天仍然制约着两种型态的博物馆或两种博物馆营运的模式之间的疏离。有一些博物馆非常传统，如同一些美术馆，似乎仍处于既定秩序中：收藏品望之神圣并规定不同角色（研究员与观众）的模范行为与执行各自工作时的朝圣心态。相反地，其他一些博物馆，可能更加关注于人们实际的生活，不服膺某种绝对的价值反而不断地将其反复检视。这些博物馆可能是那些留心于实际生活者，如人类学博物馆努力于理解经常是浮动的伦理现实，或者如具体地质疑与选择（政治性地或社会性地）超越收藏崇拜的「社会博物馆」。

二、如果说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在法文与西班牙文是很清楚的话，这两个词汇在英文无疑容易引来混淆（ethic译为伦理但也可以译为道德）。因此，国际博物馆协会的道德准则(le code de déontologie) (2006)在西班牙文被翻译成道德准则(código de deontología)在英文被翻成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然而协会的准则很明显的是一种道德的版本（同样情形也出现在英国的博物馆协会或美国的美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的道德准则共分为八章，提供博物馆机构得以在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一）博物馆确保人类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存、记录与倡导（为了开启一间博物馆所需的制度面、物质面与财务面的资源）。（二）博物馆基于社会以及其发展的利益持有并保存收藏（收藏的搜藏与让出等问题）。（三）博物馆持有最首要的见证物以构成并深化知识（见证物的研究与收藏之专业道德）。（四）博物馆致力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的认识、理解与管理（展览的专业道德）。（五）博物馆资源提供其他公众服务与利益的可能性（鉴定的问题）。（六）博物馆与收藏来源的社群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密切合作（文化财的归还）。（七）博物馆合法地运作（法律框架的遵守）。（八）博物馆以专业的方式运作（人员恰当的行为以及利益的冲突）。

三、伦理的概念对于博物馆的第三个冲击在于它使得博物馆学的定义有如博物馆的伦理。从此角度观之，博物馆学并不被视为一种正在建构的科学（史汤斯基），因为如果博物馆是一个可塑造且可改革的制度，对于博物馆的诞生与演变的研究便不在人类或自然的科学之方法论之范畴内。然而做为人类社会的工具，博物馆宣称人类不断进行决定它应如何为其服务的选择。更精确地说，为了达到目的采用一定手段的选择不外就是伦理。在此意义之上，博物馆学可以被定义为博物馆的伦理，因为正是后者决定了何为博物馆而我们又应服膺何种目的。在这样的伦理架构下，国际博物馆协会方有可以发展博物馆营运的道义学规范，因为后者构成了一定的社会专业族群的共同伦理且提供其类似法律的架构。

相关词：道德、价值、目的、道义学

展览

展览 :阴形名词—（来自希腊文*exposition* :意指陈述、解释）同义词：[英文] *exhibition*；[西班牙文] *exposicion*；[德文] *Austellung*；[意大利文] *esposizione, mostra* ；[葡萄牙文] *exposiçao, exhibiçâo*； [日文]展覧会/展示会

定义：「展览」一词可指展示行为的结果也可以指展示内容与展示地点的整体。「我们先从借自外界而非发自我们努力的展览定义开始。此一词语－如同其简略的形式『展览』(l'expo)－同时指将事物呈现与观众的行为、展示的对象（展品）与发生展示行动的地点。」(Davallon, 1986)此一词语借自拉丁文*expositio*，在十二世纪初的古老法文写做exposicïun。它首先有解释、陈述的衍生意义以及展露的原义（如曝露弃儿，一如西班牙文的exposito的涵义）；以及展示的一般意义。自彼时到十六世纪，又有（商品）展示的意义，而到了十七世纪同时有遗弃、首次呈现（以解释一件文学或音乐作品）与（一栋建筑）的坐

落位置的意义。至于当代的意义可同时应用于将不同性质及型态的展品放置于一个空间里以向观众展示、这些展品本身以及发生此一展现的地点。从此一观点，每一涵义皆界定了多少不同的内容。

一、展览若被视为容纳展示的空间或展示地点（一如博物馆可同时视为功能与建筑），一般而言并非因为其建筑而是其地点。因此展览虽做为博物馆的主要特色，但也可以包括更为广大的范畴，因为它也可以由一个营利机构所举办（如市场、商店或画廊）。它可以在一个封闭地点举办也可以在户外举办（如公园或街道），甚至在现址(in situ)举办，亦即无须移动对象（如自然、考古或历史遗址）。在此视野下，展览空间可不仅由其内容与容器所定义，也可以由其使用者所定义—观众、使用者与大众—，也就是进入此一特别的空间并与其他的展览观众一同参与整体经验者。展览空间因此就像一个社会互动的特殊场所，之中的行为被视为是可以评量的。这也正是观众研究与民众调查的发展所见证的。这些构成了与场域之讯息沟通层次与做为场域中整体特殊互动或场域所能唤起的再现整体密切相关的特殊研究领域。

二、做为展示行动的结果，展览是博物馆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博物馆「搜藏、保存、研究、展示并传递人类物质与非物质的遗产。」在瑞华德学院(Reinwardt Academie)的PRC模式中，在教育与出版之外，展览做为博物馆的沟通讯息功能的一般性表现。依此观点，展览成为博物馆主要特色之一，因为博物馆是感官学习的最佳场所，特别是透过将具体对象呈现在视线之下（可视化）以使对象（一件绘画、一件圣物）以其自身的面貌呈现，其目的在于启发观念或心智建构（天主教变体、异国主义）。如果博物馆可以定义为一个博物馆化与可视化的地点，展览便是「透过对象或场景的布置以及将其视为符号，可视化解释不在现场的事件」(Schärer, 2003)橱窗或隔墙等用以区隔真实世界与博物馆的想象世界的手法，不只是客观的标记物，也确保了距离（如同贝尔托·布列区特(Berthold Brecht)在谈戏剧时所说的「创造」一个「距离」）并向我们指出我们是处在另一个制造出的想象世界。

三、当展览被延伸至所有展出的对象，包括所谓的「博物馆物」(musealia)—也就是真实对象—、替代物（模型、复制品及照片等）、附属的展示材料（如橱窗、活动隔墙等展示工具与文字、影片、多媒体等说明工具）乃至指引系统。从此一角度观之，展览有如一种特别的、以「真实对象」为核心并辅以其他得以更加掌握后者意义的人工物品的沟通系统(McLuhan et Parker, 1969；Cameron, 1968)。在此一脉络中，展览中的每一个元素（博物馆对象、替代品或说明文字）皆可定义为一个展品(expôt)，也就是一个展览元素。如此的脉络不可能复制现实，现实也不可能移转至博物馆中（一个博物馆内的「真实对象」已经是现实的替代品），但博物馆可以藉由展览与现实沟通。展览内的展品有如符号一般运作而展览有如沟通的过程。此过程往往是单向的、不完整的且以极端分歧的方式被加以诠释。在此意义之上，展览与呈现(présentation)不同，因为前者相等于一个造型上或教育

性的论述，或至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诉诸视觉的整体；而后者受限于一种可称之为被动性的摆设（譬如在一个市场或一间百货公司），尽管当我们要求一定质量时，两者都需要专家（橱窗布置者、场景设计者或展示设计者）的介入。这两个层次—呈现与展览—可用以区分场景设计者与展示设计者之差别。场景设计者从空间出发并倾向以展品装点空间，而展示设计者从展品出发，思考其最佳的表现方式以及使展品说话的最理想语言。这些表现的差异随着不同时代、品味、流行与空间布置者（装潢者、设计者、场景设计者、展示设计者）的不同重要性而异，也随着不同的学科与追求目的而异。从「展示」与「沟通」等问题所得出的答案构成的广大领域可令人勾勒出展览的历史与分类学。以下为数种可资考虑的方向：从所使用的媒介（物品、文字篇章、影片、情境、数字技术、「单一媒体」或「多元媒体」的展览）；从展览是否具有娱乐性（研究展、超级特展、表演性的展览、商业展）；从展场设计的观念（对象为主、观念为主或观点为主的展览）等。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中，我们愈来愈重视观众—展览观看者—的角色。

四、Exposition一词与exhibition一词有一点不同，因为在法文中，后者带有负面意义。1760年左右，exhibition一词在法文与英文中皆可使用于表现于绘画展览，但此一词语的意义在法文之后逐渐带有在展览进行的社会眼中具有明显炫耀性质（如「运动竞技」）甚至粗鄙活动的涵义。从此一角度，当展览不再像博物馆的活动而反成为具有过于明显的商业性、会去招揽客人的表演时，展览的批评经常是十分严厉的。

五、新科技的发展促使网络上普遍成立博物馆并且参观展览已不仅止于画布的欣赏。与其使用虚拟展览这样的词汇（其正确的意涵指的是潜在的展览，亦即对于「展示」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可能的响应），应当使用数字展览或是网络展览以指在网络上发展的特殊展览。这些展览提供传统的物质性展览不一定能做到的可能性（物的聚集、呈现或分析的新方式等）。虽然在目前它们仍无法与传统博物馆的真实物的展览相竞争，其发展也不无可能会反而左右目前在传统博物馆所使用的方法。

衍生词：展览、展示设计者、展示设计、展览学、展品、展览设计、网络展览

相关词：悬挂、张贴、策展者、项目负责人、展览目录、沟通、展览概念、装潢者、布景画展示、空间、社会空间、陈列、参展者、户外展览、「现址」展览、国际性展览、巡回展、农产展、商业展、国内展、常态展（长期展与短期展）、特展、万国博览会、展售会、画廊、布置、媒体、讯息、隐喻、空间布置、场景设计、呈现、场景设计手法、教育性对象、呈现工具、呈现、虚拟现实、复制、展览室、沙龙、场景设计者、场景设计、开幕、观众、可视化、现实、橱窗、手法、隔墙、说明、示范表演、呈现、再现

I

制度

制度：阴形名词一（来自希腊文*institutio*:意指传统、实施、机关、措施、安排）同义词：[英文] institution；[西班牙文] institución；[德文] Institution；[意大利文]　istituzione ；[葡萄牙文] instituição；[日文]制度

定义：一般而言，制度意指人们之间同意所建立的相互协议。此种协定虽然是任意性的但也有历史可考。制度构成一套人类在社会生存为了解决自然需求而寻求的不同解决办法(Malinowski，1944)。更特定的说，制度尤指社会为了呼应一个特别的需求而建立的公共的或私人的组织。博物馆是一种制度，在此意义上，博物馆是一种由法律上明确决定的系统所支配的组织，不论此法是公法或私法（见「经营」或「观众」的说明）。无论博物馆建立在公领域的概念上（自法国大革命起）或是公共信托的概念上（英国法律），皆显示了超越不同传统的一种一个社会里的人共同且约定俗成的协议，也就是一种制度。

当此一词语与一般用语「博物馆的」(muséal)相连结时（在此「博物馆的」意味与博物馆有关的），经常被当做博物馆的同义词以避免过多的重复。制度的观念在博物馆议题中处于核心地位，且包含三个明确的词义。

一、制度随着所需要满足的需求本质可分为两种不同层次。需求可以是生物性且最原始的（如吃、生殖、睡等），也可以是次要且来自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如组织、防御、健康等）。对应此两种需求，存在着两种强制程度不同的制度：餐饮、婚姻、住居是其一；国家、军队、医院是其二。做为呼应社会需求的制度，博物馆属于第二种类型。

二、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永久性制度，为社会与社会发展而服务。在此意义上，制度构成一套人类为了与对象建立感官关系，在博物馆的（见此词语说明）领域里所创造且所组织的结构。博物馆制度为社会所创造与维持，建立在整体的规范与准则之上（不可碰触对象、预防性维护的方法、不可将替代品当做真品展出等），而这些准则又建立在一套价值体系之上：文化遗产的保存维护、杰作与独特标本的展览、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等。强调博物馆的制度特性也同时是确信博物馆对于科学或艺术所发挥的规范角色与权威性，或者如「服务社会与其发展」这样的观念。

三、有别于在英文中未做明确的区别（且一般而言不同于在比利时和加拿大的用法），做为制度的博物馆不等同于做为机构(établissement)的博物馆，因为后者是特定且具体的地点。「博物馆机构是一种博物馆制度的具体形式。」(Maroevic, 2007)我们可注意对于制度的争议，甚至对其纯粹且单纯的否定（如同

马尔侯(Malraux)的想象博物馆或是艺术家马歇·布鲁塔尔(Marcel Broodthaers)的虚构博物馆）并不会导致博物馆立即的退场，因为后者不能在没有制度的框架下被构思（以其最为狭隘的词义，「虚拟博物馆」（潜在的博物馆）一语留意了这些现实制度外围的博物馆经验）。

这也是为何某些国家如加拿大与比利时，以博物馆制度(institution muséale)一语表示那些没有显示传统博物馆特性的机构。「当运用博物馆制度一语，我们指的是博物馆、展览中心以及诠释中心等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点在于投注于艺术、历史与科学的教育与传播，只有少数进行藏品的搜集、保存、研究与管理。」(Observatoire de la culture et des communications du Québec, 2004)

四、最后，「博物馆制度」一词以复数形式使用时，就如同「财政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用法一样，可用以定义整体国家或国际管理博物馆运作的组成体，如国际博物馆协会或法国博物馆司。

衍生词：制度，博物馆制度

相关词：机构、公领域、公共信托、虚拟博物馆

M

经营/管理

经营/管理：阴形名词—（来自希腊文 *gerere*：意指富有责任、行政）同义词：[英文] management；[西班牙文] gestión；[德文] Verwaltung, Administration；[意大利文] gestione；[葡萄牙文] gestão；[日文]運営/管理

定义：目前博物馆经营可定义为确保博物馆的行政事务，或更一般而言，不一定与博物馆直接相关的整体活动（保存、研究、讯息传达）方向的活动。由此意义观之，博物馆经营基本包括财务（会计、控管、财务管理）与法律层面的工作、人事、营销，以及博物馆活动的决策与规划的一般过程。法文经常使用的「经营」(management)源自英文，意义相似。经营的指导方向与「风格」反映对于博物馆一定的想法－特别是与观众服务的关系。

传统上，人们使用行政(administr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administratio, 意指服务、帮助、操作）以说明此类博物馆的活动以及更广泛的、与博物馆功能发挥有关的所有活动。乔治˙布朗˙古德(George Brown Goode)（1896）以《博物馆行政》(Museum Administration)为名的博物馆学论文集检视了与研究展示收藏品有关的层面以及博物馆身处社会的一般性视野。行政行动的合法性来自公共事务的逻辑，也意味着确保对象得以用于公众或私人服务，同时也保证所有活动的推展与控管。「服务」(service)以及甚至带有宗教意味的「圣职」(sacerdoce) 的观念与其关系密切。

我们知道当「行政」一词趋向公权力运作模式时，带有官僚主义的意涵。因此不令人意外的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偏重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一般发展使得我们日益诉诸于长期使用于营利机构的经营概念。博物馆市场化与营销的观念以及来自商业机构的博物馆发展工具（策略制定、资源发展等）已大幅度地改变博物馆自身。因此，在博物馆政策组织方面最具冲突性的观点在博物馆内直接受到反对意见的制约，夹处于一种市场逻辑与一种较为传统的公权力支配逻辑之间。特别是来自新的资金筹措方式的发展（商店的多元化、展厅的租贷、赞助厂商）以及尤其与门票制度、超级特展(blockbusters)的发展或与典藏品的出售有关的问题。愈来愈频繁地，这些在一开始为辅助性的工作对于博物馆其他的工作也有实际的影响，以致于有时会损及博物馆的保存、研究与沟通等活动。

尽管博物馆经营游移于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公权力的逻辑矛盾之间，其特性还在于它与捐赠有关(Mauss, 1923)。捐赠围绕着对象捐赠、金钱捐赠、自愿服务或博物馆之

友社团而展开。博物馆虽然经常以一种不明说的方式考虑最后一项特点，却对于其在机构中长期经营方面的影响思考得最为不足。

衍生词：管理人、藏品管理

相关词：经营、行政、超级特展、使命陈述、计划、评量、策略、规划、评量指标、门票、资金筹募、博物馆之友、志工、博物馆营销、公私博物馆、受托管理人、人力资源、非营利机构、董事会

中介

中介：阴形名词—（十五世纪：来自通俗拉丁文：mediatio, de mediare）。同义词：[英文] Mediation, Interpretation；[西班牙文] mediación；[德文] vermittlung；[意大利文] mediazione；[葡萄牙文] mediação；[日文] メディエーション

定义：为了相互同意、调停或和解人与人的举动。仲裁、调解、斡旋、居中。调停者是为了达到一个和解或两造之间的协议居中协调的人。求情、求情者。字源上，我们在「中介」一词中可发现意味「地点」的字根med，此一字根出现在许多语言（如英文的middle，西班牙文的medio，德文的mitte）并提醒我们「中介」与一个中间位置的概念有关，也与一个位于位置分明的两端之间且如一位中间者般行动的第三者有关。如果此一姿态清楚代表中介的法律层面，在其中某人为了使敌对的两造和解且解除暂停协议，此一层面也标示这个概念在博物馆学的文化与科学面的意义。在此，中介位于两方之间，它藉由拉近两方或使两方相互适应寻求缩减空间。

一、中介的概念在许多层面起著作用；在哲学层面，它提供黑格尔与其弟子描述历史的进展。的确，做为历史动力的辩证法经由连续的中介而前进：第一个状态（正题）应藉由其相对（反题）的中介发展为一个新的状态（合题），后者本身保留着在它之前的两个时刻的某些部分。

中介的一般概念也可用于思考文化制度，它做为一个群体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资源的传送，而所有参与者皆可在此资源中自我辨识。在此意义之上，透过文化的中介，一个个人理解且认识世界与其自我身分：许多人因此谈论象征性中介。依然是在文化领域，中介也可用以分析观念与文化产品的「公众化」－它们担任的媒介角色－并描述它们在整体社会空间的流通。文化场域被视为一种动态的混沌，在之中产品彼此相互组成并且相互交替。在此，作品相互的中介引领至交互中介、媒体关系与一个媒体－譬如电视或电影－采用另一个媒体的形式与产物（改编自小说的电影）的转译等的观念。创作透过一种或另一种不同的载体传达至接收者的过程构成了其媒体化。在此视野下，分析显示许多的中介在不同角色构成的复杂网络下运作以确保文化领域内的某一内容得以普及至众多的大众。

二、在博物馆学里，近十余年来，中介一词经常在法国以及欧洲的法语区里被使用。人们用「文化中介」、「科学中介」与「中介者」等词汇。它指的是在博物馆脉络里为了建立展品（观看）与这些展品与展示地点可以被赋予的意义（认知）之间的桥梁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的行动。文化中介有时也寻求协助观众分享彼此的参观经验以及所浮现的共同可以参酌的事物。因此这涉及以展出的收藏品

为主动员不同技术的教育性沟通策略，以使观众可以拥有更能理解收藏品的某些层面并分享其领悟的方法。

此一名词因此涉及与博物馆学接近的概念如沟通、活泼化与特别是在英美博物馆界常用的且与中介非常接近的诠释。如同中介，诠释(l'interprétation)预设一种介于可立即被认知的自然、文化与历史现象以及其内涵的意义之间，需要克服的差距或距离；如同中介的方法，诠释以人为（人际的）介入或简易地陈列(display)展品以暗示意义与重要性的方式来实践。诠释的概念源起北美自然公园的脉络，之后被用以指涉参观博物馆或景点的经验的阐释特质；它也可定义为一种带领观众朝向理解、欣赏以及如保存对象般保存遗产的启发与揭示。

最后，从阐释学与自省哲学的角度，中介构成了其中心概念（保罗·吕格尔(Paul Ricœur)）：它在每一位观众自我理解的规划中扮演一个根本的角色，而博物馆是促进理解者。的确，藉由中介的作用，观众与其他人们制造的作品相会时，会产生一种帮助其发展自我意识并理解其本身的冒险的主观性。博物馆拥有人类的见证物与符号，更是这样的中介手法的最佳场域，在提供与众多文化产品接触之同时，带领每个人走向更全面的对于自我以及对于整体现实的理解。

衍生词：中介者、媒介、传媒化

相关词：普及化、诠释、教育、活泼化、观众、参观经验

博物馆的/博物馆域

博物馆的/博物馆域：形容词与阳性名词—（将一个新的形容词当做名词用的新创字）同义词：[英文] museal；[西班牙文] museal；[德文] Musealität；[意大利文] museale；[葡萄牙文] museal; [日文]博物館的/博物館領域

定义：此一词语随着被当做形容词或名词有两个词义。其一：做为形容词的「博物馆的」用于描述所有与博物馆有关的事物，以与其他的领域区隔（如「博物馆界」）；其二：做为名词，「博物馆域」指有关博物馆制度的创设、发展与运行，乃及于关于博物馆制度的本质与要义之反省之相关范畴。此一相关范畴的特色在于其特殊的手法以及它决定了对于现实的看法（从博物馆域的角度思考一件事物就譬如自问是否可以将其保存并向大众展示）。博物馆学因此可以定义为所有与博物馆性有关，或与博物馆伦理与哲学有关的理论化或批判思考的尝试作为。

一、我们首先强调阳性性别的重要性。因为法文将阳性定冠词放在当作名词使用的形容词之前以命名不同领域（如政治、宗教、社会等词语意指政治领域、宗教领域等），以与在名词前面加上阴性定冠词来描述经验性的实际操作（如宗教、社会生活、经济、政治等）相区隔。在此种情况下，博物馆的实践场域若被视为人与现实的特殊关系时，在法文里应写成阳性定冠词加上形容词的「博物馆域」。

二、博物馆域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的特殊关系」(Stránský, 1987；Gregorová, 1980)。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与社会、宗教、学校、医疗、人口学、经济、生物等齐名。它指的是在每一次出现问题的规划或独

特范畴中必须响应的概念。因此同样的现象可在要将多个计划合并时或是谈论多元面向的统计分析时，以多种异质的规划面貌出现。譬如，基因改造生物（OGM）的问题同时是技术的（生物科技）、卫生的（可以危及生物圈）、政治的（生态考验）问题，但也可以是博物馆的：一些社会博物馆便决定展出基因改造生物的危机与挑战。

三、做为参考理论的博物馆域的立场开启极为广大的反省视野，因为如此博物馆制度只是一种博物馆领域的阐明或例证(Stránský)。此种视野有两种结果：（一）不是博物馆促使博物馆学的产生，而是博物馆学做为博物馆的立基（哥白尼革命）；（二）此点可以有助理解那些具有同样作为却脱离传统博物馆特性（收藏、建筑、制度）并让位与替代品博物馆、没有收藏的博物馆、无墙博物馆或城市博物馆(Quatremère de Quincy, 1796)、生态博物馆或网络博物馆的问题。

四、博物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特质，亦即其不可还原性(irréductibilité)主要表现在两点：（一）诉诸感官的呈现。此点与图书馆主掌的以文字为主的博物馆域不同。图书馆提供以书面载体（以印刷品及书籍为主）传播的数据，并不仅诉诸对一个语言的理解也需要掌握阅读能力，这些都会导致比较抽象且理论性的经验。相对地，博物馆不需要上述这些能力，因为博物馆所提供的数据全然是感官性的，也就是说是可以藉由视觉、有时听觉、更罕见地以五感中的其他三种－亦即触觉、味觉及嗅觉－加以感知。这使的一位文盲或甚至一位幼儿皆总可在博物馆参观中有所收获，而他们将无法从图书馆的资源中受益。这也说明了为了听障或视障人士设计的展览经验主要令他们使用其他的感官（听觉以及尤其是触觉）来发现展品的感官层面。一张绘画或一件雕刻首先是为了被观赏，而参考文字的行为（如果有作品说明时，会加以阅读）都在其次而且并非绝对需要。我们因此谈论博物馆「感官数据的功能」(Deloche, 2007)。二、将现实边缘化，因为「博物馆的特性在于区分」(Lebensztejn, 1981)。博物馆域与政治领域不同，政治领域可以藉由国家等制度的媒介，理论化人类在社会中的具体生活之管理，相反地博物馆域可藉由区分以及「非脉络化」，亦即将一个「完整的现实边缘化」（沙特），感官性的空间呈现形象化，理论化一个制度的创立。这也是一种乌托邦的主旨，也就是说一个全然想象性的空间，它虽然是象征性的但不一定是非物质的。第二点指出了博物馆乌托邦的功能因为为了改变世界，首先需要不同的想象，因此需要采取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立场，这也就是为何乌托邦的功能不一定是一种缺憾或一种不足的原因。

衍生词：博物馆化、冻结

相关词：领域、特殊关系、现实、感官呈现、感官学习、博物馆学、博物馆

博物馆化

博物馆化：阴形名词－同义词：[英文] musealisation; [西班牙文] musealisación; [德文] Musealisierung; [意大利文] musealizatione; [葡萄牙文] musealisação. [日文]博物馆化

定义：就其普遍意义，博物馆化指的是置于博物馆，或更为一般性地，将

一个生活场所－如人们的主要活动地点或自然景点变为一个博物馆。遗产化(patrimonialisation)一词无疑地更可说明此一根本上基于保存一个对象或一个地点的观念的原则，但它并不包括所有博物馆的过程。另一新创词「冻结」(muséification)表达出将一个有生命的地点「化石化」（或「木乃伊化」）的负面概念，这可能是博物馆化过程带来的结果，也是许多批评「将世界博物馆化」的部分。从严格的博物馆学观点观之，博物馆化是将一件事物的物质性与观念性自其原有的自然或文化脉络抽离，并赋予其一个博物馆的地位，将其转变为一件博物馆物或使其进入博物馆领域的操作。

博物馆化的过程并不在于拿取一个对象以放入博物馆藩篱内；如同兹宾内克˙史汤斯基(Zbyněk Stránský)所归纳的，一个博物馆物并不只是博物馆内的对象。透过脉络的改变与筛选、储藏与展示的过程，物的地位因而改变。一个对象，不论其为祭拜物、实用物或娱乐物品、动物或植物、甚至一件不足以概念化为一个对象的事物，在博物馆内，都成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或非物质的见证物，成为研究与展览的资源，从而获得特殊的文化性。

此种对于事物性质的改变的观察使得史汤斯基于1970年提出「博物馆物」(musealia)一词以指称那些经历博物馆化操作且得以因此号称具有博物馆物的地位的事物。此一词汇在法文中被译为muséalie。（见「物」一词说明）

博物馆化开始于分离(séparation) (Malraux, 1951)或暂停(suspension) (Déotte, 1986)的阶段：事与物（真实物）被从其脉络分离以作为其所构成的现实的代表性资料被加以研究。一个博物馆物不再是一个用以使用或交易的物而是用以传递有关现实的真实证明。此种从现实世界的「抽离」(arrachement) (Desvallées, 1998)已经成为第一种形式的替代物。一个从其脉络分离的事物已经只能作为它被用以见证的现实的替代品。此一藉由与原本脉络分离的移转，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数据遗失，尤其非法挖掘将脉络完全遭到清除的情况最为明显。这也是为何博物馆化做为一种科学的过程，必须包括博物馆活动的整体：保存（筛选、搜藏、管理、维护）、研究（编制目录）、沟通（透过展览、出版等）或从另一观点，所有造就博物馆物的筛选、储藏与展示活动。此外，由于对象从现实中被挑选出来，博物馆化的工作只是导致了现实的替代品的再制造。这样复杂的替代品或现实的模型（构筑于博物馆内）构成了博物馆性(muséalité)，或是一种有别于博物馆化的事物质量的特别价值。博物馆化制造了博物馆性，价值记录了现实，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现实本身。

博物馆化的工作超越收藏的单一逻辑，而是置身于一种根本上属于理性思维与现代科学发明的传统。做为信息载体的对象或数据物，在博物馆化之后，置身博物馆科学活动的核心。这是文艺复兴以来，透过感官知觉的方式探索现实并研究体验现实的片段的活动发展。此种科学的视野制约了对于事物客观且重复性的研究，在事物中获得观念，揭开事物薄纱获致意义。不是沉思而是观看：科学性的博物馆不仅是呈现美丽的对象而是邀请观者理解事物的意义。博物馆化的行为超出将博物馆

视为庙堂的思考方式而更将博物馆放置于与实验室相提并论的视野之中。

相关词：博物馆性，博物馆物、博物馆对象、数据物、呈现、保存、学术研究、圣物、沟通、筛选、暂停、分离、储藏

博物馆

博物馆：阳性名词（来自希腊文mouseion，「缪思女神的神庙」）—同义字如[英文] museum；[西班牙文] museo；[德文]Museum ;[意大利文] museo ;[葡萄牙文]: museu；[日文]博物館

定义：「博物馆」一词可指一般为了进行筛选、研究与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证据的制度或机构。随着时代，博物馆的形式与功能有着极大的变化。其内容、使命、营运模式与行政制度也日益多样化。

一、绝大多数的国家透过立法或国家组织的方式规范博物馆的定义。最被普遍接受的博物馆专业定义依然是国际博物馆协会于2007年起的定义：「博物馆乃一非营利之永久性制度，为社会与其发展而服务，对大众开放，并为了学习、教育与欣赏的目的，搜藏、保存、研究、展示、与传达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证据。」此一定义取代了同一机构已使用三十年的定义：「博物馆乃一非营利之永久性制度，为社会与其发展而服务，对大众开放，并为了学习、教育与欣赏的目的，搜藏、保存、研究、展示、与沟通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Statuts de 1974)

此两个定义的不同处，虽然极不明显—仅加入了非物质遗产与在结构上稍做变更—却说明了英美逻辑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内部的优势以及学术研究在协会内部一个较不重要的角色。1974年的定义从一开始在英文里便被任意的翻译，反映了英美国家对于博物馆功能里的文化遗产传递的看法。一如绝大多数的国际组织，英文为国际博物馆协会最为普遍的工作语言，并且似乎新定义的概念讨论是以英文翻译为基础进行的。1974年的法文定义的特殊结构强调学术研究（recherche）的功能，后者被突显为博物馆制度的推进动力。此一原则随着2007年的定义改使用动词「研究/学习」(étudier)，在博物馆的一般功能中受到贬抑。

二、对许多博物馆学学者—特别是那些遵循1960至1990年代捷克学派（布尔诺与博物馆学夏季学校(l'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f Museology)）的学者—而言，博物馆只是一种见证「人类与现实的特殊关系」的方法，此种关系决定于「有意识且系统性的收藏与保存[...]科学性、文化性与教育性地运用无生命的、物质的与可移动的（尤其是三度空间的）对象，以纪录自然与社会的发展。」(Gregorová, 1980)在博物馆尚未被如此定义的十八世纪，根据借自古希腊与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出现的概念，在各个文明皆有许多地点、制度与机构多少与我们今天以此一词语所包含的内容相近。在此意义之上，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强烈地有其时代与西方文化的色彩，但也有些过于标准化，因为其目的根本上是同业主义的。在此意义之上，一个「科学性」的定义应能显示国际博物馆协会所提出的一些元素，譬如博物馆的非营利特性。因此一个营利的博物馆（譬如巴黎的蜡像馆）虽然是博物馆，但就不是国际博物馆协

会所承认的博物馆。我们可以用更宽广、更客观的标准定义博物馆是「一个永久性的保存具体证据的收藏并藉其发展知识的博物馆学制度」(van Mensch, 1992)。至于夏荷，则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保存并研究事物及其被赋予的价值，也是一个将这些事物与价值当做符号以诠释不在现场的事实的地点。或者以一种看似反复述说的方式去描述的话，一个进行博物馆化的地点」(Schärer, 2007)。以一种更为宽广的方式去定义的话，博物馆可以理解为一个「记忆的地点」(Nora, 1984；Pinna, 2003)、一个包括制度、不同地点与疆界、经验、甚至非物质空间的「现象」(Scheiner, 2007)。

三、从同样超越传统博物馆的受限特性的角度观之，博物馆被定义为人类从保存、理解与传达的视野出发，所构思的一种工具或功能。我们也可以如同朱蒂斯·史宾鲍尔(Judith Spielbauer)（1987）一样，将博物馆视为一种用以「促进人类与自然、社会与美感环境相互依存的认知，并提供信息与经验、藉由更广大的脉络促使人类的自我了解的」工具。博物馆也可以做为「一种特殊的功能。它可或不可形成一种制度，但它的目的在于藉由感官的经验，确认得以保存与传递所有使得一个生理上的人种成为人类的技能的所谓文化。」(Deloche, 2007)最后这些定义可包括所有一般不正确地被称呼的虚拟博物馆（尤其是那些以纸张、光盘或因特网为载体的博物馆），以及比较传统的制度性的博物馆，甚至那些古代的、比较像是哲学学校而非如字面上的习惯性意义以收藏为主的博物馆。

四、上述最后一项定义特别可以反映在生态博物馆(l'écomusée)最初概念的原则之上，也就是一种结合一个地区发展与保存、展示、说明此一地区拥有的、并能代表地区生活与劳动环境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同时也能加以研究的博物馆制度。「[...]在一定区域的生态博物馆透过此一区域的时空，表现人类与其自然的关系；它由具有受肯定的科学与文化意义且能代表地区遗产的资产组成：非建筑的不可移动的遗产、自然保存区、人工化的自然空间、建筑遗产、可移动的遗产与可替代的遗产。它包括一个主要的地点，也就是其主要架构所在：接待处、研究处、保存单位、展示单位、文化活动中心、行政处、以及特别是要有一个或多个区域的研究室、保存机构、会议室、社会文化工作室、一个住所...；路径与据点，可用以观察有关的地区；加以标识与说明的不同建筑、考古、地质元素。」(Rivière, 1978)

五、随着计算机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博物馆(cybermusée)—或是经常不正确地被称之为「虚拟博物馆」的观念也逐渐形成。此一观念一般被定义为「一群经数值化逻辑陈列并由不同载体所构成的物之收藏。此一收藏本着其共同性与其多次存取的特性，可突破传统信息沟通以及与观众互动的模式...；它没有实际的空间或地点，没有实际的对象，而其伴随的信息，可以发送至世界各个角落。」(Schweibenz, 1998)此一大约是来自于近来计算机虚拟记忆的观念之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有不合逻辑之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虚拟」(virtuel ,在此也有「潜在」的涵义)并不如人们容易以为的与「现实」(réel)相对，而是与「目前」(actuel)相对。一颗蛋是一只潜在的鸡；它被设计为一只鸡，而且如果没有任何影

响其发展的事发生的话，它应会成为一只鸡。在此意义之上，一个虚拟的/潜在的博物馆可以被构想成所有可想象的博物馆，或是所有为了响应特别是传统博物馆的各种问题所思考出的解决方法之大成。因此，一个虚拟博物馆可以定义为一种「全面性地指涉「博物馆域」的问题范畴的概念，也就是指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过程之作用；一个虚拟博物馆内的替代物收藏或是信息化的数据库；这是一个处于其外部操作场域的博物馆。」(Deloche, 2001)虚拟博物馆构成了所有可预期的、对于博物馆问题可以提出解决方法的总和，它自然包括网络博物馆，但并不仅止于此。

衍生词：虚拟的/潜在的博物馆

相关词：网络博物馆、博物馆的/博物馆域、博物馆化、博物馆性、博物馆物、博物馆化、冻结、现实、展览、制度、私人收藏、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博物馆实务、博物馆学家、博物馆学的

博物馆实务

博物馆实务：阴性名词（来自拉丁«museographia»）—同义字：[英文]museography, museum practice ; [西班牙文]museografia; [德文] Museographie ;[意大利文] Museografia;[葡萄牙文] museografia;[日文]博物館技術

博物馆实务一词出现于十八世纪(Neickel, 1727)，比博物馆学一词历史更为久远。它有三个特别的词义。

一、目前，博物馆实务主要被定义为博物馆学的实际或应用做法，亦即为了完成博物馆功能且特别是维护、修复、安全与展览等有关博物馆规划的技术之总和。此一词语本身长期以来与博物馆学一词并用，以指称与博物馆有关的智识或实务活动。此一词语在法文中常被使用，但在英美国家则为罕见。英美国家偏好使用museum practice（在此中文也译博物馆实务）。至于许多东欧国家的博物馆学学者使用「应用博物馆学」的概念，以称为一种作为成在成形学科的博物馆学之实务应用结果。

二、博物馆实务一词在法文中，有被用于专门指展览的艺术与技术的倾向。近年来，展示设计者(expographe)一词主要指与展览有关的技术，不论展览的地点是否在博物馆。一般而言，所谓的「展览规划」(programme muséographique)，包括定义展览内容与其要件，乃及于所有展示空间与博物馆其他空间之间的功能性关联。这个用法并不表示博物馆实务只用于定义博物馆可见的层面。作为博物馆专业人员，展览规划者(muséographe)重视研究员所提出的科学计划以及藏品管理的要求，并力求能适当地呈现研究员所选取的对象。他了解博物馆保存或对象列册的方法。他将内容写成剧本并提供一个论述，当中包括可以帮助观众理解的辅助中介，并因挂心观众的要求而使用有助于良好接受讯息的沟通技术。他的角色特别在于整合、组织、有时面对、包容所有（科学与技术）的专业，经常就像一位在博物馆内部的计划主持人。另外还有为了完成这些工作的其他专门职业：藏品管理者负责作品或对象的管理，安全负责人关注维安的管理以及其部门的工作，典藏管理的负责人是预防性维护与治疗性维护、甚至修复的专家；而就是在如此的架构以及相互关系下，一位展览规划者特别注意展览

方面的工作。不过，展览规划与场景设计(scénographie)不同，后者指的是所有的布景规划技术，有如建筑里的室内设计的地位一样。展览规划确实包括场景设计与建筑的层面，这也是为何博物馆类似其他可视化方法的原因，但其他与观众、智识理解与文化遗产保存有关的元素也必须加以考虑，这也使得展览规划者成为研究员、建筑师与观众之间的中介。然而，他的位置可以随场地是否有一位产出计划的研究者而改变。博物馆内一些身分（建筑师、艺术家、策展人）的发展也导致其中介角色的不断调适。

三、在古代且依据其字源，muséographie指的是博物馆内容的描述（可中译为「博物馆志」）。就像书目建立一直是科学研究中最为根本的阶段，博物馆志也被认为可以促使对象数据的研究并用以发展系统性的学问。此一在十九世纪仍然存在的词义，在今天仍存在于少数语言，特别是俄文。

衍生词：展览规划者、博物馆实务的

相关词：室内建筑师、展览设计、展示设计、场景设计、博物馆功能、空间布置

MUSEOLOGIE

博物馆学：阴性名词—同义字：[英文]museology, museum studies；[西班牙文]*museologia*；[德文]Museologie, Museumswissenschaft, Museumskunde;[意大利文]*museologia*;[葡萄牙文]museologia；[日文]博物館学

定义：从字源上来说，博物馆学是「博物馆的学问」而非其实务，后者用的是muséographie一词。但是此一词语经过195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其英文的直译museology以及衍生出的museological（博物馆学的）—，有四种明显区隔的涵义。

一、第一种也是最为普遍的涵义，企图以一种共通意义广泛应用于所有与博物馆有关且在此辞典中所有以「博物馆的」一词涵括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一间图书馆的博物馆学部门（指的是珍本书库或钱币室）、博物馆学的问题（与博物馆有关的问题）等。英美国家所保留的也多是此一涵义。而拉丁美洲国家也经常混淆着使用此一涵义。也因此，在那些不像法国有明确认定的专业（如研究员）的国家，「博物馆学家」一词可运用于所有与博物馆相关的职业（譬如在魁北克），以及特别是那些专门为博物馆做规划或制作展览的顾问。我们在此并不偏好此一涵义。

二、此一词语的第二种涵义一般使用于绝大多数的西方大学并与词语的字源「博物馆研究」相近。最经常使用的定义接近乔治•亨利•里维耶(Georges Henri Rivière)所建议的：「博物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博物馆的科学。它研究博物馆的历史与社会角色、研究、保存、展示、推广活动的特殊型态、组织与功用、建筑、基地、分类法及道义学。」(Rivière, 1981)可以说，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实务相对，后者指的是所有与博物馆学有关的实务。英美地区对于新「学科」的发明一向态度迟疑 一般比较偏好使用「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的用语；特别在英国，「博物馆学」(museology)一词直到今日仍少被使用。一般而言，我们必须要注意，尽管自从1950年代起，随着人们对于博物馆兴趣的增加，此

一词语越来越被使用；它仍极少受到那些在博物馆内工作的人们的注意，因而此一词语的使用仍受限于那些从外部观察博物馆的人们。此一受到大多数专业者接受的涵义，在法国自1960年代起逐渐取代博物馆实务一词而被使用。

三、自1960年代起，在东欧国家，博物馆学逐渐被视为一门探究现实的真正学问领域（一门正在成形的科学）以及一个独立的学科。此一学问将博物馆学视为一种研究人们与其环境的特殊关系，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大幅度地影响了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视野。博物馆做为受到时空制约的现象，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物质化形式而已。「博物馆学是一门明确且独立的学科(scientific discipline)。其认识对象在于人类对其现实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特殊手段在客观层面上乃透过历史上不同的博物馆所表现出来，它同时也是记忆系统的表现与局部反映。博物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科学；它附属于记录记忆的学科领域且对于理解人类社会有特殊贡献。」(Stránský, 1980)此一特殊且刻意引发批判（其强将博物馆学做为学科的意志以及其有意涵盖所有遗产领域的自负对于不少人而言显得可笑）的取径，就其所提出的问题而言却仍是意义丰饶的。因此博物馆就不会是博物馆学唯一的研究目的，因为博物馆不过是人类历史相对晚近的一种发明而已。正是从如此一项认定逐渐地定义了「人类与其现实的特殊关系」的概念，此一概念有时被称之为「博物馆性」(muséalité) (Waidacher, 1996)。因此，我们可以随着在此一视野下的研究极为丰富的布尔诺学派的轨迹，定义博物馆学为「博物馆是一门检视人与其现实的特殊关系的学问。他的特点在于有意识且系统性收藏与保存对象并透过科学性、文化性与教育性地运用无生命的、物质的与可移动的（尤其是三度空间的）对象，以纪录自然与社会的发展。」(Gregorová, 1980)然而，将博物馆视为一门学科的看法—即使是一门正在成形的学科—逐渐被舍弃，因为不论其研究目的或其研究方法都无法真正符合一门学科的认识论标准。

四、新博物馆学在1980年代对博物馆学产生重大影响，自1980年代初期起网罗一群法国博物馆理论家，自1984年起更扩大至国际间的博物馆学讨论。此一思想运动强调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以及博物馆学的跨领域特质，同时也强调更新的表达与沟通方式。其兴趣特别朝向与传统博物馆将收藏品置于核心相对所构想出的新型态博物馆方向发展：有如生态博物馆、社会博物馆、科学技术文化中心以及一般大多数试图将文化遗产运用于地方发展的新尝试。英文的「新博物馆学」出现于1980年代末期(Vergo, 1989)，且以一种对博物馆的社会与政治角色的批判论述的姿态呈现。这对法文的「新博物馆学」词语的普及造成了一定的混淆（英语系民众极不了解法文的说法）。

五、最后，我们在此所偏好的第五个涵义涵盖性最广，博物馆学在此包括所有与博物馆领域有关的理论化尝试与批判性反省，范围极广。此一领域的共同点可以换种方式说成以透过直接感官的理解纪录现实以显示人们与其现实的特殊关系。先天上，如此的定义不排斥任何型态的博物馆，也包括最古老的（昆其贝

(Quiccheberg)）与最新式的（生态博物馆与网络博物馆），因为它原就倾向对所有与博物馆领域有关的经验开放。此外，它也不受限于任何要求博物馆学家封号的人。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有些支持者视此领域为最爱（甚至到了自封博物馆学家的地步），其他那些与相关领域有关且仅偶而处理博物馆领域者则偏向与「博物馆学家」保持距离，但却对博物馆学的研究领域发展发挥或已经发挥重大的影响力（我们可想到布迪厄(Bourdieu)、布什亚(Baudrillard)、达勾涅(Dagognet)、德布雷(Debray)、傅柯(Foucault)、哈斯克尔(Haskell)、麦克鲁汉(McLuhan)，诺哈(Nora)或波米安(Pomian)，这些完全没有意图自称博物馆学家的人）博物馆学领域的蓝图的引导路径可以因此勾勒出两条不同的方向，其一指的是领域内在的主要功能（纪录、储藏、展示或保存、研究、沟通），其二则是考虑那些多少探索博物馆的不同学科。

正是从最后一种视野出发，贝纳·德洛许(Bernard Deloche)建议将博物馆学定义为博物馆的哲学。「博物馆学是一种博物馆的哲学，它负有两项重责：（一）它可以做为直观具体的纪录科学的超理论，（二）它也同时是一种所有负责管理以直观具体的方式纪录功能的制度的规范伦理」(Deloche, 2001)。

衍生词：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学家

相关词：博物馆、博物馆实务、新博物馆学、博物馆的/博物馆域、博物馆化、冻结（负面）、博物馆性、博物馆化、博物馆物、博物馆对象、现实

O

物

（博物馆）物：阳性名词（来自拉丁文 *objectum*:意指当面丢回）—同义字如[英文]object；[西班牙文]objeto；[德文]Objekt Gegenstand;[意大利文]oggetto;[葡萄牙文] objecto ([巴西文]objeto)；[日文]資料/物

此一词语有时为新造词musealie（极少使用）所替换，后者是根据其拉丁文的范例所建构的(musealia则是中性复数) —同义字如[英文] musealia, museum object；[西班牙文] musealia；[德文] Musealie, Museumsobjekt;[意大利文] musealia;[葡萄牙文] musealia

定义：就其最根本的哲学意义，物本身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产物、一个结果或一个关联。换句话说，它指的是被一个主体当面所掷回或丢回的（客体）。主体视它与自己不同，即使当主体视自身为客体。如此一个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相当晚近且为西方专有的。因此，客体不同于事物，后者相反地与主体保持一个类似或具有作用的关系（例如工具做为手的延伸，是一个事物而非一个客体）。

博物馆物是一个博物馆化的事物，一个事物可以被定义为一般现实的所有物种。「博物馆物」一词几乎可以当做一个同义迭用语因为博物馆不仅是一个用以保存对象的地点，其主要的使命便在于将事物转变为物/物件。

一、如果要建构博物馆的收藏，物绝非是一种粗糙的现实或一种像在海滨捡贝壳一样，仅需采集的简单东西。它是一种本体论的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覆盖上某种事物的面貌，而同样的事物在其他的情况下，无法被化约为一个对象。事物与对象的差异在于事物在具体生活中被掌握而且它与我们是一种同理心或共生的关系。这就像非西方社会的万物有灵论经常错误地被认为是原始的一样。又或者像一种具有作用性的关系，就如同工具适应着手的型态。相反地，物永远是与主体相对且与主体相异，它因此是「面对面」且互异的。在此意义之上，有如收藏等一系列的物所见证的是，物是抽象的、无生命的、且自我封闭的(Baudrillard, 1968)。今天这样的物的地位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产物(Choay, 1968；Van Lier, 1969；Adotevi, 1971)，因为正是西方与原始生活模式决裂，首度思索主体与客体的分裂（狄卡儿，康德与更晚期的麦克鲁汉(McLuhan, 1969)。

二、透过搜藏、研究、保存与沟通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博物馆当做一个重要的制造对象的机构，也就是将我们身边的事物转化为对象。在这些条件下，博物馆物不再具有内在的现实，尽管博物馆不是唯一制造对象的工具。事实上，也有其他「客观化」的角度，特别是完全独立于主

体之外、建立参考标准的科学方法（如：量尺）。它们在处理有生命的东西时感到痛苦（伯格森），因为它需要将其转变为一个对象，这也是为何比起解剖学，生理学更令人难以处理。只是一个博物馆的观点，尽管是用于科学用途，也因其展示对象的首要任务－也就是将对象具体地向观众展示－而不同。博物馆物是为了被展示而制造出来的，它被附加了可内化之中的所有意涵，因为我们可以为了感动、为了愉悦或为了教育将其展示。这种「展示」的操作是如此的根本因为它藉由制造距离将事物转化为对象；相反地，科学方法强调在普遍可理解的脉络下说明事物。

三、自然学家、民族学家与博物馆学者一般选择他们认定的对象。他们根据对象的见证潜力，不论是为了反映生态系统的讯息或是所希望保留的文化遗迹。「博物馆物是可移动的真实对象，它们如同不可驳斥的见证，说明自然与社会的发展。」(Schreiner, 1985)正是对象所承载的讯息之丰富性使得尚˙卡布(Jean Gabus)（1965）或乔治˙亨利˙里维耶(Georges Henri Rivière)（1989）称其为展出的「见证物」(objets-témoins)。乔治˙亨利˙里维耶甚至还使用「象征物」(objet-symbole)以称呼一些负载极丰富内容、几乎可以归纳一个文化或一个时代的见证物。此一将事物系统性客观化的结果可使我们对对象比将它们保留在原来的脉络下（民族志田野，私人收藏或画廊）有更好的研究，但也可以显示一种对象崇拜的倾向：一件仪式用的面具，一件礼服或农耕用具等，其地位在进入博物馆的一刻急遽转变。包括橱窗与隔墙在内的人为手法便是为了区别真实的世界与博物馆的想象世界；它们是客观性的标示，作用便是在于保证距离并向我们示意那些展示给我们看的并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对象的封闭世界。譬如说，我们不准坐在一间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椅子上，这也代表功能性椅子与对象椅子之间的区别。它们被去功能化并去脉络化，这也表示自此之后，它们不再做为原本的用途而进入一个象征次序，此一象征次序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也使得克利兹多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称其为「象征物」(sémiophores)）与新的价值：首先是博物馆的但也可能是经济的。它们因此成为文化的神圣的（或被祝圣的）见证。

四、展览的世界反映如此的选择。对于像尚˙达瓦隆(Jean Davallon)这样的符号学家，「『博物馆物』比较不被认为是『事物』（从其物理现实的角度）而被认为是『语言的存在』（它们被定义、被认定为值得保存与展出）与『社会实践的载体』（它们被收藏、编成目录、展览）」(Davallon, 1992)。因此当对象用于展览时，可以被当做符号，一如论述中的字词一般。但是对象不仅仅是符号，因为单是以其存在，它们可以直接为感官所感知。正是因此在英文中经常使用「真实物」(real thing)以说明博物馆的对象以其「真实存在」的力量被展出，也就是「我们就其真正的样子而非其模型、其形象或任何其他的再现样貌去展示。」(Cameron, 1968)这意味与所展示的对象之间有一种直观的关系。展品(expôt)一词指的是展出的真实对象，但也指所有可展出的元素（声音的、摄影的或电影资料，如一张照片、一件复制品、一件模型、一个装置或一个概念的模型）（见「展览」一词说明）。

五、一定的紧张使得真实物与其替代品相对。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符号物(objet sémiophore)只有在它代表自己而不是以替代物出现时，才能成为意义的承载体。这个单纯的物的自身概念尽管显得很宽广，并未考虑到博物馆在文艺复兴时的起源（见「博物馆」一词说明），或博物馆学发展至十九世纪的演变与多样性。它也无法顾及许多博物馆内基本上以网络或复制载体进行的活动，以及由替代物构成的博物馆如石膏馆、模型收藏、蜡制模型馆或科学中心（主要展出模型）。确实，当对象被认为是语言的元素，它可以建构展览的论述，但并不足以支持所有论述。因此必须要想出其他替代语言的元素。而当展品的功能与本质在于取代一个真实对象时，我们便赋予它替代品(substitut)的本质。它可以是一张摄影、一张素描或一个真实对象的模型。替代品因此被认为与「真实」物相对，尽管他并不完全与原件的复本(copie)（如雕塑的翻模或绘画的复制品）画上等号，因为它不能直接从一个观念或过程而非只是从一致的模子被创造。随着原件的型态以及原件本来的用途，它可以做成平面或立体。此一真实性的观念，在美术馆内特别重要（杰作、复制品与伪品），也制约着绝大多数与博物馆对象价值有关的问题。然而我们特别注意到有一些博物馆的收藏都是替代品并且一般而言替代品的政策（复制品、石膏或蜡像、模型或数字载体）大大开启了博物馆的活动领域且引发了从博物馆伦理的角度对所有当前博物馆价值的质疑。此外，从一个更大的视野观之，如之前所提到的，所有在博物馆展示的对象都应被认为是现实的替代品因为博物馆物正是博物馆化的事物，已经是此一事物的替代品(Deloche, 2001)。

六、在博物馆学的脉络里，特别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学科里，专家已习于以他们自己的调查结果赋予对象意义。但这有一些问题。首先，对象在其原始环境会随着世代而改变意义。其次，每一位观众是以其本身的文化自由诠释他所观看的对象。因此便会产生贾克·恩纳(Jacques Hainard)在1984年以此名句总结的一种相对主义：「物不是任何事物的真相，它首先是多元功能的，其次是多重意义的，它只有在一个脉络下才有意义。」(Hainard, 1984)。

相关词：人工物、真实性、事物、真实物、展品、艺术品、样本、转换物、崇拜物、见证物、收藏、复制品、替代品、复本、圣物

P

遗产

遗产：阳性名词—（来自拉丁文*patrimonium*）—同义字 :[英文]heritage ； [西班牙文]patrimonio; [德文]Natur- und Kulturerbe;[意大利文]patrimonio;[葡萄牙文]patrimônio; [日文]遺産

定义：以罗马法律而言，遗产的观念指的是所有因继承得到的财产；这些是根据法律从父母传给子女的财产，是与购置财产相对的家族财产。以此类推，衍生出两个晚期使用的隐涵意义：（一）在相当近期时，「遗产」指的是一个活着的人所拥有的继承特性；（二）较早期，「遗产」的观念似乎出现于十七世纪(Leibniz, 1690)，之后又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重新使用(Puthod de Maisonrouge, 1790 ; Boissy d'Anglas, 1794)。然而，这个词语的用法是相当广泛的。从其词源，这个词语以及其所延伸的概念，从1930年代起，在拉丁世界比在英美世界获得更为广泛的运用(Desvallées, 1995)。后者长期喜好使用property一词，一直到1950年代，转而使用heritage一词，以与legacy（遗赠物）一词区隔。同样地，意大利政府虽然是第一个认同patrimonio的政府，却持续使用beni culturali（文化财）一词。遗产的概念与其潜在的遗失或消失是无法改变地紧密相关—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所显示的情况—并且，由当时起出现了保存文化遗产的意愿。「遗产因为它的遗损所造成的牺牲而获致认同，并且它的保存也以损失的假设为前提。」(Babelon et Chastel, 1980)

一、法国大革命起以及整个十九世纪，遗产指的主要是所有不可移动的资产并且往往与历史纪念建筑的概念混淆。纪念建筑，根据其原始的意义，是一种用以使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记忆恒久的建筑。阿洛伊斯·里格尔(Aloÿs Riegl)区分三种纪念建筑：那些特别构思以「纪念一个特定的时刻或过去一件复杂的事件（刻意的纪念建筑）」；「那些因我们主观喜好而决定的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以及「所有独立于其原始意义与目的的人类创造（古代纪念建筑）」(Riegl, 1903)。后两类主要根据历史、艺术史与考古的原则列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直到晚近，法国的遗产司的主要目标在于保存纪念建筑，与法国博物馆司是分开的。直到今日，依然可以经常见到赞同此一狭隘定义的支持者。即使扩大到世界性的层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遗产首先仍立基于纪念建筑、所有的纪念建筑与所有的遗址的见解。特别是国际博物馆协会下的国际纪念建筑与遗址委员会以推广再利用历史纪念建筑为宗旨。因此世界遗产保护公约依然如此规定：「本公约认为「文化遗产」包括纪念建筑：建筑、雕刻或壮观的绘画作品（...）；集合体：孤立或集合的建筑

群整体，因为其建筑，（...）；遗址：人类或人类与自然共同合作生成的作品（...）。本公约认为「自然遗产」包括：自然纪念建筑（...），地质的形貌或自然地理单位（...），自然遗址或自然区域（...）」(UNESCO, 1972)

二、自1950年代中期起，遗产的观念相当大地扩展以逐渐包容所有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因此民俗遗产、科学遗产、接着是工业遗产等，皆逐渐被包容于遗产的观念之中。魁北克的遗产定义见证了此一一般趋势：「遗产可被认为是所有物质或非物质的对象或整体，它们因其见证与历史记忆的价值被认同且被群体取得，并值得被保护、保存并发扬」(Arpin, 2000)。此一观念可用于所有自然或人为创造的资产或价值，没有时间或地点的限制，且不论它单纯是从前几代的先人处承袭或聚集以为了传递与未来世代的子孙。遗产是一种公共的资产，当个人缺乏能力时，其保存必须由团体来确保。地区的自然与文化特性有助于建构文化遗产普世特性的概念。遗产的概念与继承物(héritage)的概念不同因为两者的时间观念完全不同：继承物存在于死亡之后或是在于世代间的传递行为，而遗产指的是所有承袭自祖先且为了传递与后代而聚集保存的资产。就一定程度而言，遗产产生自一系列的继承物。

三、多年来，遗产的观念，原本主要建立于西方传递的概念的基础上，也大幅度受到全球化观点的影响。此点可为近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所见证。此一原则，原本出自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与韩国），建立于一个观念之上，那便是如果传递要是有效的，便必须主要基于人类的介入，也因此出现人间国宝(trésor humain vivant)的概念。「一位在其国家具有特殊艺术与历史价值音乐、舞蹈、杂玩、戏剧表演与仪式的实践上杰出的大师，如同传统与民俗文化保存推荐书所定义的一般」(UNESCO, 1993)。此一原则近年已达到一定的世界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小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小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小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小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UNESCO, 2003)

四、构成遗产传递的议题范畴的日益复杂促使近年对于遗产的构成与延伸之机制进行反省：遗产化(la patrimonialisation)。许多当前的研究，超越实务的取径，尝试将遗产的制度与产生当做标记与信号（亦即一种框架）的介入与商讨策略的结果来分析。遗产化成为理解遗产的社会地位所不可或缺的观念，一如其他学者为了理解何为艺术品所发展出的「人为化」(artification(Shapiro, 2004))观念。「遗产是一种文化过程，或是其结果。它与制造协商文化认同的方式、集体与个别记忆、或是社会与文化价值都是有关的。」(Smith, 2006)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遗产代表着一个基于不同价值的过程结果，那么就是这些价值作为遗产的基础。而这些价值值得加以分析也值得－有的时候－加以质疑。

五、遗产机构也有其诋毁者，他们质疑遗产机构的源起以及以西方人文主义价值文明对于文化的载体过于泛滥与「崇拜性」的强调。严格地说，亦即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我们的遗产仅建构于极为有限的实践与知识之上，其他如制造工具的能力或使用工具的能力等各方面其实仍有很多内容，特别是当那些工具也成为博物馆橱窗之后的对象时。我们经常容易忘记人类发明的最为复杂且最为有力的工具便是观念，此一思想发展的工具却极难被整理放入一个橱窗内。遗产被视为人类共同见证的整体也因此成为严厉批判的对象，在一个已经失去其宗教的参考对象的社会，它被谴责成为另一个教条(Choay, 1992)。此外，我们也可以列举此一晚近产物形成的逐步阶段：遗产的再取得(Vicq d'Azyr,1794)、精神涵义(Hegel, 1807)、神秘客观的涵义1882)、以及最后，人文主义(Malraux, 1947)。共同的遗产观念将法律经济的词汇移转至伦理面上，使的它成为无法质疑且得以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界定的意识形态一样，为人所分析，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为了满足特定价值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产物。「人类遗产概念的国际化[...]不仅虚假，也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强加于其上一种所有标准都是审美、道德或文化价值表现的整体知识与成见。也就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意识型态，之中的结构是无法化约为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结构。」(Adotevi, 1971)更可疑的是遗产概念与经济财产的私有特性共存并且似乎也作为没有继承权的人的安慰奖。

衍生词：遗产学、遗产化

相关词：文化财、事物、社群、物质文化、展品、继承物、遗产学、认同、形象、记忆、讯息、纪念建筑、对象、现实、文化圣物、象征物、主体、见证、领地、国宝、人间国宝、价值

保存

保存：阴性名词—同义字 :[英文]preservation; [西班牙文]preservación; [德文]Bewahrung, Erhaltung;[意大利文]preservazione;[葡萄牙文] preservação ；[日文]保存

定义：保存意味保护一件事物或一整群事物以避免破坏、损坏、分离或甚至偷窃等不同的危险；此种保存特别以聚集、存放至安全的地方、安全化或重新整理等方式加以保障。

在博物馆学，保存包括一个对象进入博物馆有关的各种功能，诸如搜藏的程序、清册的登录工作、存入库房、维护、有时也涉及修复。一般而言，遗产的保存可归纳为从搜藏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并继之以管理与维护成为博物馆对象的事物等的一贯政策。就此意义而言，保存的概念代表根本的博物馆要务，因为收藏的发展架构了博物馆与其发展的使命。它与观众普及构成了博物馆行动的两大主轴。

一、搜藏政策构成所有博物馆运作模式的最主要的元素。博物馆内的搜藏，包括所有一间博物馆拥有人类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见证的方法：收集、考古挖掘、捐赠与遗赠、交换、购买、有时也涉及掠夺或盗取（这正是国际博物馆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奋斗不懈的一见1956年建议书(Recommandation)与1970年的公约(Convention)）。藏品管理(gestion des collections)或公共管理(régie des collections)构成所

有与博物馆物的行政处理有关的操作，亦即博物馆目录(catalogue)或清册(registre d'inventaire)的登录，以确认其博物馆地位。关于此点，某些国家赋予博物馆物一个特殊的法定地位，因为登录后的财产是不可过渡且不经时效约束的。在另一些国家如美国或英国，博物馆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将对象撤销、贩卖或转移至另一个博物馆机构。存入库房与分类同样属于藏品管理的活动，同样地，博物馆内外的对象搬运的监督亦然。最后，维护的目标在于执行必要的手段以保证博物馆对象得以抵御各种恶化形式的稳定状态。这些活动，就广义而言，集结了一般性的安全处理（防盗窃、防火灾、水灾、地震、暴动等）以及所谓预防性维护(conservation préventive)的措施—亦即「所有以避免或减低可能的损害或遗失所采取的办法与行动。这些办法与行动可作用于一件文物，但更常是作用于一整批文物，不论其年代与状态。这些办法与行动是间接性的－它们不介入文物的材质或结构。它们不改变文物的外观。」(ICOM-CC, 2008)而，治疗性维护(conservation curative)指的是「所有为了中止一个正在损坏的过程或是为了加强结构，直接作用于一件或一批文物的行动。这些行动有时会改变文物的外观。」(ICOM-CC, 2008)至于修复(restauration)则为「所有为了改善其外观或为了使其更利于被理解与使用，作用于一件单独且处于稳定状态的文物之行动。这些行动只有当文物失去其部分意义时或者文物因为损害或过去的翻修而失去部分功能时才应进行。它们应当基于对于原始材质的尊重。这些行动经常改变文物的外观。」(ICOM-CC, 2008)为了尽可能保存对象的完整性，修复人员采取可逆并可轻易辨识的介入方式。

二、在实务上，比起「保存」(préservation)的概念，我们经常偏好「维护」(conservation)的概念。对于众多的博物馆专业人员，维护同时牵涉保护一件不论物质或非物质的文物的行动与企图，并构成了博物馆活动的核心。此点见证了在法国或在比利时，最早用以定义博物馆执业的用语，亦即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员(conservateur)。长期以来（至少整个十九世纪），此一词语似乎最能突显博物馆的主要功能。目前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2007）对博物馆的定义并不使用保存的概念，而只突出搜藏与维护的概念。无疑地，在此种视野下，维护的概念应更扩大，以包括清册登录或入库的问题。最后这个概念也可能与一个不同的现况冲突，也就是如同上述，维护比较明显地与维护及修复的活动而非收藏的管理有关（譬如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国际维护委员会内的主张）。而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下逐渐发展出另一群明确的专业团体—亦即文件管理器(archivistes)与藏品管理员(régisseurs或registraires)。保存的观念正可以用以包含所有这些活动。

三、此外，保存的概念倾向具体化存在于这些功能之间不可避免的压力（这还不包括那些有关沟通或研究保存的功能）。这些功能经常成为众多批评的对象：「遗产维护的概念可回溯至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肛门冲动」(Baudrillard, 1968 ; Deloche, 1985-1989)。从此一更广泛的角度，一些搜藏的政策也同时包括遗产让与政策的处理(Neves, 2005)。修复

人员如何抉择的问题以及一更一般性地一，维护在操作层次所面临的选择（那些应予以保存哪些应予以淘汰？）与让与构成了有关博物馆组织最具争议的问题。最后，博物馆日益经常性地搜藏维护非物质遗产，这点造成了新的问题并迫使博物馆寻求可以适应新型态遗产的维护技术。

相关词：搜藏、财产、事物、社群、研究员、预防性或治疗性维护、清册、藏品管理、藏品的公共管理、藏品管理人员、物质、非物质、纪念建筑、作品、数据、对象、遗产、现实、圣物、修复、修复人员、象征物、让与（脱手馆藏）、归还、让出、保护、环境（环境控制）

职业

职业：阴性名词—同义字:[英文]profession;[西班牙文]profesión; [德文]Beruf, Erhaltung;[意大利文]professione;[葡萄牙文]profissão；[日文]職業/專門家

定义：职业首先需在一个确定的社会框架下被定义。就此意义而言，它并非由理论所构成：一位博物馆学家的职业可以先是一位艺术史家或生物学家，但它也可以在社会上被认为是一位职业的博物馆学家。此外，一个职业为了存在可以自我认定，但也需要被他人所认定，而这点在博物馆界却不尽然如此。没有一个博物馆职业，而是有一整个与博物馆有关的，不论其为有给职与否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界定一个人（特别是他的公民地位）并使他被分类于一个社会阶层中。

如果我们参考本书中对于博物馆学概念的界定，那么大部分于博物馆内工作的人并未接受过相关的教育，并且几乎没有人可以因为人在博物馆内便能自诩为博物馆学家。然而，在博物馆内，有许多的工作需要特别的知识；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专业培育国际委员会(ICTOP)便列出了二十多项(Ruge, 2008)。

一、博物馆内多数人，有时是机构内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课程，只与博物馆的原则保有相当表面的关系，尽管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就代表博物馆。博物馆的警卫或安全维护人员、博物馆展览空间内的警卫人员与接待观众的人员等这些直接接触观众的人员皆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时，博物馆安全的特性（特别的安全设施、观众与收藏的疏散等）逐渐使这些人员的任用成为一项专门的类别，使他们形成与博物馆内的行政人员不同的另一团体。在同一段时期研究员(conservateur)成为第一个特别是与博物馆有关的专业。长期以来，研究员负责所有与博物馆收藏品有关的工作，包括其保存、研究与透过对象的沟通（PRC模式，瑞华德学院）。其培育首先与收藏品的研究有关（艺术史、历史、自然科学、民族学等），尽管近年来又加入了一个与一些大学所提供的一样，比较是博物馆学方面的培训。许多研究员以收藏研究为专长，且一直以收藏研究为主—而我们也不可否认它们在那方面的专业—，无法自称为博物馆学者或展览规划者，即使他们其中有些人在实务中可轻松结合这些不同面向的博物馆工作。比起其他的欧洲国家，法国特别的地方是研究员一般透过国家考试而录用并且需要接受特别培训（文化遗产研究院）

二、博物馆学者(muséologue)一词可以用以称呼那些以研究人类及其环境的特殊关系为目标的研究者，

而此种特殊关系则以藉由感官的理解去纪录现实为特征。其活动领域主要是在于博物馆领域的理论与批判思考，因此他可以在博物馆以外的他处工作，譬如在一所大学或其他研究单位。博物馆学者也被延伸使用于指称（特别是在加拿大）那些为博物馆工作且特别负责展览的项目管理的人。博物馆学者因此与研究员不同，也与负责博物馆内布置规划、与维护修复与常态展及特展展厅有关的安全规划的展览规划者(muséographe)不同。展览规划者，以其技术上的能力，对博物馆各项功能模式—保存、研究与沟通—持有一种专家的看法，并且特别能处理与预防性维护有关的事务，乃及于向不同观众传达的讯息。博物馆技术人员与展示设计者(expographe)又不同，后者的称谓是用以指那些具有呈现一项展览能力的人，不论展览位于博物馆内或位于非博物馆空间。又或者所谓的场景设计者(scénographe d'exposition)（或展览设计者(designer d'exposition)），是指那些运用空间设计的技术呈现展览的人（见「博物馆实务」一词说明）。展示设计者与场景设计者的专业长久以来属于规划空间内部的室内设计者(décorateur)的范畴。但是在功能性空间内进行设计的工作或一般的室内设计与针对展览所进行的展示设计的介入不同。在展览中，设计者的工作比较是去运用展品为设计元素来规划空间，将展览的价值突显出来且透过将展品置放于空间中的行为去呈现其意义。许多展览设计者或场景设计者首先也是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室内设计师可以在博物馆内自称为展览设计者或场景设计者，遑论展览规划者了。也是在如此的脉络下，策展者(commissaire d'exposition)（经常由研究员担任，但有时也可以是独立策展人）的工作格外有意义，因为他构思展览的学术计划并负责完成计划所有的工作。

三、博物馆领域的发展帮助了一些职业逐渐开始主张其自主性，也开始要求其重要性与参与博物馆工作的意愿。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主要出现在保存与沟通的领域。关于保存，首先是修复人员(restaurateur)做为一种专业也拥有科学技术，更拥有与收藏品物质性相关的处理技术（其修复、预防性维护与治疗性维护），这些都使得此一职业需要极为特殊的训练（依据材质与技术的性质），而这些专业也是研究员所不具有的。同样地，清册所需的工作，包括库房的管理与及文物的搬运等，皆有利于库房管理者(régisseur或registraire)此一职务在近年内的创立。这样的职务负责作品移动的管理、保险的问题、库房的管理等，有时也需要负责展览的准备与布置（此时我们可称之为展览管理者）。

四、至于沟通方面，与教育工作有关的人以及所有关心观众问题的人，都逐渐形成一些特殊的职业。无疑地，这些职业中最为古老者为导览人员(guide-conférencier)，他们负责主要以导览的方式，在展场伴随参观者（经常以团体的方式）并给予他们一定有关展览方式与展出对象的信息。除了这一种伴随的类型，我们还可加入带领活动者(animateur)。他们负责工作坊或与博物馆沟通方式有关的经验。其他还有中介者(médiateur)，他们主要是收藏与观众之间的媒介，其目的比较在于诠释收藏品并引导观众对于藏品发生兴

趣，而非基于固定的内容系统性地教导观众。而网站负责人愈来愈在博物馆的沟通与中介工作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在这些不同的专业之外，尚要加上其他综合性与上下连贯性的工作。其中一种是项目总监（项目可以是学术性的或展览规划的），他是所有为了执行博物馆活动的方法的负责人，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为了实现特别的计划，各种保存、研究与传达的专家。这些计划如呈现一个特展、规划一间新的展厅或开放参观的库房等。

六、一般而言，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群已经加入博物馆协会的委员会的博物馆行政人员或博物馆管理者监督他们的特殊专业是否完成并自我与其他的营利或非营利的组织区隔。博物馆行政又分为许多如会计、安全、信息、营销、媒体关系等日益重要的工作。博物馆馆长（在美国特别以协会方式聚集）表现出上述一项或多项的专才。做为博物馆权威的象征，他们的经历（譬如是管理者或研究员）经常传达出博物馆经营的策略。

相关词：博物馆学、展览学、研究员、展览设计者、项目总监、维护、博物馆实务、修复人员、展览规划学、经营、室内设计师、场景设计者、维护人员、导览、导览员、解说员、带领活动者、中介者、教育人员、学者、评量人员、传播工作者、工学家、技术人员、志工、警卫、保全人员

公共的/观众

公共的/观众：阳性名词或形容词—（来自拉丁文*publicus*, *populus*，意指人民或民众）—同义字 :[英文]public, audience; [西班牙文]publico; [德文]Publikum Besucher;[意大利文]pubblico;[葡萄牙文]public; [日文]公共の/観衆

定义：此一词语随着它被当做形容词或名词，有两个涵义。

一、做为形容词，「公共的」—如公共博物馆—传达出博物馆与博物馆所位居的领地上的民众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本质上，公共博物馆是民众的财产；它由后者支持其财政并由后者透过其代表、其代表所组织的行政团队所治理。这样的逻辑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最能表现出来：公共博物馆主要由税捐所支持，其收藏服膺公共领域的逻辑（它们原则上是不受时效追溯且不可让渡，并只能在极为严格的情况之下方能免除收藏的地位）。其运作的规则显示公共服务以及特别是永续性（服务必须持续性且规律性地运作，除了预知规则的情况外不得中断）、可变性（服务必须适应普遍利益的需求且任何何法律皆不应反对为了此一观点所做的改变）、平等性（确保每位公民皆受到平等对待）、以及最后透明性（对特定提出需求的个人以及一些决定动机的相关数据的沟通）等的一般原则，代表博物馆机构对所有人开放并属于所有人，它服务社会及其发展。

英美的法律重视的比较不是公共服务而是公共信托（大众的信任），而也是因为这些原则，博物馆一般以私立的方式成立—以非营利组织的地位—，而理事会做为其行政委员会，对一定的大众提供其服务。博物馆，特别是在美国，比较诉诸社群而非大众的概念，而社群一词经常以其广义被使用（见「社会」一词说明）。

此一原则引导博物馆在世界各地以公共权力的力量—或至少也总是与公共权力有关—执行其活动，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由公共权力负责财政，这点也使得博物馆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其中便产生其行政乃至于一定数量的伦理原则。在此一脉络下，令人假设私立博物馆以及更不用说由营利企业所经营的博物馆，可能不会正视前述与公共领域以及公共权力的特性有关的各种原则。也是在此一视野下，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定义假设博物馆应是非营利机构且制定了许多道德准则的条款。

二、做为名词，「观众」一词指所有博物馆的使用者（博物馆观众），但也可从其公共性对象推论至各个机构想要诉求的所有群众。观众的观念出现在几乎所有目前关于博物馆的定义里，并在博物馆内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为社会及其发展而服务，对大众开放的[...]制度」(ICOM, 2007)博物馆也是：「其维护与展示为了大众的学系、教育与乐趣，具有公共利益[...]的收藏」(Loi sur les musées de France, 2002)，或是「一个拥有且使用物质性对象，并将其维护，且根据规律时间对大众展示的[...]制度」(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USA), accreditation program, 1973)；英国博物馆协会1998出版的定义以名词的「民众」(people)替换形容词的「公共的」(public)）。

观众的概念本身与博物馆针对其使用者甚至那些虽没有直接使用博物馆却可能受惠的人的活动密切相关。所谓的使用者，当然是那些我们首先想到的参观者，也就是一般观众，却忘记了他们并非总扮演重要角色。当前的博物馆已经了解还有很多特殊的观众。博物馆首先是艺术教育的场所与学者的共和国领地，一直到其历史的尾声才渐渐向所有人开放。此一开放引导着博物馆从业人员对所有的观众越来越感兴趣，也对那些不参观博物馆的民众感兴趣，从而促使产生对于这些使用者各种角度的阅读方式，此点可从随着时间发展出的多种新称呼看出：民众、一般观众、大众、非观众、远离的、受阻碍的或脆弱的观众，使用者、观众、看者、观众、消费者、观众等。展览评量专业领域的发展—其中有些人自诩为「观众的律师」—，见证了目前此一在博物馆的一般运作中观众问题日益受到强化的趋势。因此从1980年代末期起，我们开始谈论博物馆活动中的「观众转向」，以显示参观率的不断上升以及对于观众需求与期待的重视（此点也可对应于所谓的「博物馆的商业转向」，尽管这两者不一定同时并存）。

三、在小区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的议题中，观众被延伸至所有生活于地区内的民众。民众是博物馆的支柱，并且在生态博物馆的情形中，民众成为主角而非机构的对象（见「社会」一词说明）。

衍生词：公共性、大众、非观众、脆弱的大众、目标观众

相关词：使用者、客户、使用者、观众、生态博物馆、民众、忠实化、参观率、人民、私立、参观者、社群、社会、观看者、评量、调查、评量者、观光客

R

研究

研究：阴性名词或形容词—同义字:[英文]research; [西班牙文]investigación; [德文]Forschung;[意大利文]ricerca;[葡萄牙文]pesquisa, investigação ; [日文]研究

定义：研究的意义在于探索既有定义的领域以增进我们的知识以及可能对此一领域发展的行动。在博物馆，它包括所有智识活动与为了探究、发明、增进与博物馆的收藏品或活动有关的新知识的工作。

一、一直到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研究视为对博物馆的定义中，一项博物馆运作的主要动力。博物馆的目标在于研究人类与社会的物质证据，而也正是为了此一理由博物馆「搜藏、维护并特别是展示」后者。此一极为正式的定义，有点将博物馆当做一间（向大众开放）的实验室，可能已不再反映我们时代的博物馆现实，因为很大的一部分研究，如同十九世纪博物馆所进行的那些，已离博物馆而去，而进入了实验室与大学。自此之后，博物馆「搜藏、维护、研究(étudie)、展览、并传递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ICOM, 2007)。相对于之前的说法，此一缩减的定义将「学术研究」(recherche)以文化遗产的研究(étudie)取代，并未减损博物馆一般运作的本质。研究列于瑞华德学院(van Mensch, 1992)为了定义博物馆运作所建议的PRC三功能模式（保存、研究、传达）中；它也是如兹宾内克˙史汤斯基(Zbyněk Stránský)或乔治˙亨利˙里维耶(Georges Henri Rivière)等不同学者所认同的最根本元素。里维耶（以及包括克劳兹˙史薛内(Klaus Schreiner)在内的许多东欧博物馆学者）在法国国立常民艺术与传统博物馆中，透过欧布哈克地区的研究与展示，完美地显示了科学性研究与博物馆功能整体规划之间的交错运作，尤其是其搜藏、出版与展览等政策上。

二、有利于特展而牺牲常设展的市场机制使得一部分的根本研究让位与特展的准备。在博物馆内或是在与博物馆有关的框架中，研究根据其参与博物馆运作的方式（与技术）或其生产的博物馆知识，可被分类为四种类型(Davallon, 1995)。第一种研究，也可确定是最为发展的一种，直接见证了古典博物馆的活动。它根基于博物馆的收藏品，且主要依赖与收藏品内容有关的参考学科（艺术史、历史、自然科学等）。第二种研究为了发展博物馆实务（指博物馆内的技术）的工具：如维护的物质与准则、研究或修复、观众研究的问卷、营运的方法等，动员博物馆学之外的科学与学问（物理学、化学、传达科学等）。第三种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博物馆学的（一种属于博物馆的伦理），它旨在生产有关博物馆使命与运作的思考—尤其是国际博物馆

学委员会的所有工作。所运用的学科主要是哲学或如布尔诺(Brno)学派所定义的博物馆学。最后，第四种研究也可以被视为是博物馆学的（意指所有与博物馆有关的批判思考），主要是在于制度的分析，特别是透过其媒体与文化遗产的层面。为了建构此一博物馆知识，所运用的科学包括历史、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

衍生词：研究者、博物馆学研究中心

相关词：研究、博物馆科学计划、研究员、保存、沟通、博物馆学

S

社会

社会：阴性名词或形容词—同义字:[英文]society; [西班牙文]societe; [德文]Gesellschaft, Bevölkerung;[意大利文]società;[葡萄牙文]sociedade;[日文]社会

定义：就其最为一般性的词义，社会是一群多少具有一致性并且彼此建立关系与交换系统的人们所构成的群体。博物馆所面对的社会可以定义为一个有组织的、由个人构成（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社群，围绕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司法、文化制度。博物馆也属于其中并且与之共同活动。

一、自1974年以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智利圣地亚哥宣言之后，将博物馆视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所服务」的制度。此一立场—最初受到「发展中国家」概念产生之影响，在1970年代特指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在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将博物馆界定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论其为文化、观光或经济。在此意义之上，社会可以被延伸为一个或多个国家里的一群住民的整体，甚至是全世界。这也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立场。后者秉持尊重文化多样化的立场，是维护并发扬文化与教育制度发展上，最投入的全球性推手。博物馆在之中也无法置身事外。

二、如果社会乍看之下可以定义为具有制度的社群，社群本身的概念与社会并不相同。因为一个社群(communauté)可以视为一群共同生活或结社的人们，而不一定形成制度性结构。更一般性地说，此二个词汇特别因为其默认的规模而不同：社群比较普遍用于指称较为有限且具同构型的团体（如犹太社群、同性恋社群、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等）；而社会经常用以表达更为广泛且先天上是异质的群体（一国的社会、布尔乔亚社会等）。更精确地说，经常被英美系国家使用的「特定团体」(community)一词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法文，因为它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人们或单位的集合：（一）观众，（二）专家，（三）其他扮演一定诠释角色的人（如媒体、艺术家），[...]（四）对于教育活动出力的人如艺术团体，（五）负责储存或保存的地点，尤其是图书馆、保管单位、博物馆」(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2002)。此一词语在法文有时被译为「地方行政区」、有时「地方居民」、有时「社群」、有时「专业圈」。

三、在如此精神之下，两种类型的博物馆—社会博物馆与社群博物馆在近年发展。这些博物馆特别强调它们与观众的关系。这些传统上与民族志关系密切的博物馆，特别强调他们与观众的关系，将观众置于它们的关切核心。尽管它们关切问题相近，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营运模式与它们彼此与观众的关系却截然不同。社会博物馆(musées de société)此一

名称集结「具有相同目标的博物馆：研究人类在其社会性与历史性组成成分之间的发展，并作为中介以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多元性。」(Barroso et Vaillant, 1993)如此的目标可促使处理极为不同的主题的展览，如狂牛症、移民或生态学等。一个社群博物馆(muséecommunautaire)的营运，可参与社会博物馆运动，与社会、文化、专业或地域性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博物馆不仅参与其中，还应该促进其活化。这些博物馆一般的营运方式是专业的，但有时也会只依赖地方的意愿与捐助。争论的焦点直接触及营运与此一社群的认同；邻近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尤其是如此。

衍生词：社会博物馆

相关词：社群、社群博物馆、社群发展、发展规划、生态博物馆、认同、观众、地方